



皇明文苑卷之四十八

傳

周是脩傳

楊士奇

周是脩諱德以字行周吉之泰和爵譽里名家其先諱矩者嘗顯於南唐至宋累累有科第其支裔徙濰江里是脩之所自出也是脩少孤貧自奮於學從游鄉先生胡渚樵渚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霍丘縣學訓導入見 太祖高皇帝權為周府奉祠正 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修纂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是脩屹不

為動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  
自焚是修入應天府學縊而死明日臣民推戴 文皇帝  
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脩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  
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脩內貞外和有孝友忠信  
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  
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為文章未嘗締  
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  
寸晷所著有詩小序詩集議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大極圖  
觀感錄綱常懿範邇言家訓菑堯集進思集是脩汲汲導  
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為之隱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親之  
明於知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楚皆知名當世是脩之學

雖間未純然於明綱常為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之  
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脩卒年四十有九特解胡蕭  
梁皆見諸文字然屬倉卒不及詳今二十有八年矣知是  
脩者獨余在每追念君子清白之節 文皇帝日月之明  
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沒故述為小傳以授其子轅使傳  
焉

擔骸傳

姚夔

元失其鹿天下分裂兵爭不休杭浙之地據於張氏桐廬  
在浙上遊密邇於杭獨當其衝邑隘濱江水陸交值無城  
郭溝池之固無甲兵備禦之具寇盜旁午絡繹縱肆剽掠  
民無聊賴逃匿山澤父母妻子骨肉長幼各自為生邑居

數百家一旦燬爲瓦礫於乎何可言也時邑人姚伯華甫  
身長秀拔生二十年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  
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值時艱難度不能存躬  
奉二親去匿閭原山中各挾資費以行倉卒爲群盜所迫  
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  
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賫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  
去至一山澗路崎險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  
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甫遍野號呼追求不可得  
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  
華甫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  
由間道奔桐江下時江無舟渡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向

岸來若有使之者甫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  
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窆土饑  
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覲也晝伏夜作三晝夜穴成深可  
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  
未幾我皇明有天下四海大定群盜屏息民各復業於是  
伯華甫歸即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聘錢塘  
楊氏爲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甫恨二親死非其所每  
一念輒號慟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  
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  
客獨擁爐自泣手持火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  
濕不已家人妻子或問之故不荅勸之益嗚咽弗能聲進

飲食推去不能舉筋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爺娘如在膝下  
時雖路人聞知無不感動伯華甫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  
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  
弗取直此蓋得之予先妣申屠氏淑人之言如此三子長  
唯可次唯善次唯大仕洛陽令唯可三子曰岱曰啓曰稷  
稷今領鄉貢補安福訓導唯善五子曰鴻曰鵠曰楚曰鸚  
曰夔夔吏部左侍郎唯大一子曰龍河南左叅政暨子孫  
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甫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  
侍郎楊氏壽八十有五卒贈淑人合葬於祖墳之次人號  
爲延慶墓云 贊曰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甫善人也  
家倩工發直平不爽約人爭投焉綾帛衣件以數百計一

夕火發家資煨燼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給以火  
可信人亦自信無存也甫不然明日按籍名還其主無一  
欠客有過其肆少憇出遺下一巨囊甫視之乃鈔也急追  
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情不知所遺處  
亦無更求意甫出囊擲還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  
洪武間任河南永成典史以事坐臺獄旣釋乃死其內弟  
方姓者焚其骸携歸匿之給甫曰得錢事可解甫聞整聚  
其所有不足復鬻畬田四十餘畝得白金若干兩併所聚  
物付方氏去旣而歸語甫貨行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  
已收骨殖頓黃山寺盍往取之衆知爲所給欲暴其情甫  
曰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一日服新襪衣携杖出街

行群少年侮之既而叩門頓首謝甫嬉然命之去鄉有巨  
豪恃貲弄官府手反覆成禍福甫謹避之或過門輒屏戶  
弗與近其存心之厚與物之宏守身之謹如此於乎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甫不自享厥慶而持以遺人後之  
人不忘其所自來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知手澤勿斬也  
爲子孫者可不勉夫因著擔骸傳敢併及此孝孫瓊百拜撰

豐本傳

唐肅

豐本蓋古仙人也一號久眎先生相傳伊耆氏之世礪居  
學道得不死術後出仕于周其爲醢人屬與昌氏菁氏茹  
氏共掌俎豆凡祭祀燕饗王及后世子之內羞咸取給焉  
故周公天官書列其職戴氏禮記載其名幽七月詩亦歌

其中春薦廟事周亡不知所之或云隱畦町問與農圃  
伍人多怪之或執而髡其首或戕其支體尋復生完衆  
知先生爲仙人也漢時與處士郭林宗館于家客至輒命  
與同食晉衛尉石崇豪侈擅一世知先生賢咄嗟召之先  
生亦不拒徃就然策崇必敗曰不去將累我我固不憂爲  
彼累也遂逸去南齊侍中庾杲之家貧好清上每延先生  
共飯人皆曰庾即得豐本爲不貧矣唐隱者衛賓與拾遺  
杜甫善甫嘗過賓宿先生亦冒雨至相與酣飲甚適甫有詩  
美之載甫集中先生貌蒼古綠髮白趾常被翠羽衣所棲止  
人望之恒有氣鬱葱然即之咀嚼其言論有至味令人灑  
然忘俗壽莫知其幾也今遊會稽巖壑中時時過山人韓

氏亭上吟翁鍊士多見之者云 野史氏曰列仙傳不載  
豐本失矣其所載亦未有壽如豐本至今尚存者莊生言  
古之大椿以八千歲爲一春物且壽若是矧仙乎豐本仕  
于周間出于漢晉齊唐所與皆有德者獨齊奴否耳然左  
慈見曹孟德頗類蓋和光同塵玩世不羈仙之常也今在  
越不之他獨之韓氏韓亦郭庾杜衛之流歟

洛下遺民傳

徐一夔

余遊虎林蓋嘗登於伍大夫之山而望焉見夫山川廻合  
城郭宏固邑屋鱗次嘆曰由宋涉元休養生息其盛極矣  
自罹兵燹于茲二紀其殷庶之積視他郡縣猶盛夫豈無  
瓌偉不群之士雜處里閭而不自銜者安得見之以無

憂下至山址見有一士長七尺餘戴古冠巾穿白練袍色  
如雪束黃絲絙齊曳地目瞳子炯然風約踈髯灑灑可數  
行通衢中高視闊步世俗莫能溷余甚異之而未敢即也  
從其所之前遇高丘輒躡屨而上仰而若吁俯而若思歌曰  
陟彼高丘兮面彼圻矣維谷則崇兮陵則夷矣代有禪續兮  
罔測其微矣彼淪以胥兮而我則遺矣西山之人兮吾將  
從之歸矣莫測其所以余揖而問之曰先生爲誰瞪目熟  
視余久之徐曰我洛下遺民也安用問我爲余不敢詰謹  
識之他日見汝南生以問焉生曰此吾故人程彥澤君也  
君蓋河南先生純公之後其大父嘗爲言官至元大德之  
間以直道著君少有氣節高自稱許欲樹立竒勲名恒自

誦曰夫人具性命道德之蘊通天地萬物之情達禮樂刑  
政之用凡而大之使民與物不失其所是乃天職不然是自  
棄爾夫欲有爲要必爲天子輔相乃可此外不足盡力復  
自嘆曰嘻有命焉自古有志之士其不能致者蓋亦多矣  
縱能致之不如伊尹之於湯傳說之於高宗諸葛孔明之  
於蜀先主亦具臣爾然又自度上不係於天下不係於人  
而能有功德及人獨惟醫爾然我亦不喜爲世族醫僥倖  
射利必爲神醫其立志如此其後游於五湖有葛先生者  
以醫鳴其術甚神先生已人疾死可立起五湖間人稱爲  
神醫君聞而喜曰是真吾師也乃營紹介爲先容先生不  
許曰吾術不以與庸夫君弗爲沮一日躬執贄幣請先生

門下求見以刺通先生素傲睨不即出見稍攬衣起從戶  
隙窺君見君神采燁然曰非庸夫也是能昌吾道者遂出  
見盡以其術授君故君爲醫大類葛先生會天下大亂君  
擇地避曰虎林地大人衆易以浮沒故來居焉方是時專  
制方面者多自官人有薦君者輒避去曰我何可污我何  
可污未幾今天子革元命向之有官者不問仕輟悉就  
遣而君夷然如常時方自詫曰吾故民也吾故民也因本  
其所自出稱洛下遺民云汝南生陳君翰也嗚呼世有斯  
人哉吾恒記幼時讀詩見詩人叙述武王克商時事其稱  
有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第曰帝王革命大率然爾不知  
其爲悲也及夫運去物改親見其事始三復而悲之曰嗟



乎士固有如此者今程彥澤氏當亂世在衆人中而不同於衆人卒能自全其道哆然以遺民稱若欲自附於古之賢人者不其偉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誰毀誰譽今去孔子雖遠若遺民者其亦人也吾何言哉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潜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殯宮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于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

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記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之殯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柰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又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弗泄也璉又易宋內諸浮圖乃袁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間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竒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

故甚貧侈亟爲買田宅之先是珏卧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比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臯羽閩人亦奇士云 傳者曰余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珏能葬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歟吾所以傳之母亦使其無傳焉

### 胡巫傳

劉楚

庚子夏閏五月不雨州民以旱告守土者即齋沐出宿城西延真觀禮法師之能祠雨者飭壇壝合群祀具儀物無敢不弔旣三日不雨有一男子揚言于市曰我則有雨乃不我求而求彼彼焉能有也市人走致其說守土者驚喜命羅致之要諸途以見問曰若能禱雨乎曰能也曰將有戒備否乎曰毋爾也且請盡撤向之祠禱者則敬勞之曰凡吾所請者民也果致雨當厚報效因命徒卒數人從之俾給勞焉其人乃去爲壇設位於通市要守土者拜而祈焉以環玦擲庭中踴躍出望若見若聞即自書揭于門曰某與神約某日雲雷來會某日當大雨三日乃止是日自

州長以下至吏民農賈無不稽仰瞻敬謂雨之至者可跂而待也比明日日乃益熾其人叱咤鞠踣唇焦力疲又明日至于三日五日七日雲卒不興陽日以亢州使人詰之則曰方龍之布有五予咸檄而至矣獨一龍爲九天使者所繫故雨不得行言已又時時引觀者睭盱指示之衆人固不見也他日請詣他祠更焚檄焉旣又不雨則又出其所繪神秘禱之以哀告雨又不果公府使人候之益急乃擱然以身徇于路且行且拜裸袒頓跣叩首出血流汗被踵喘不得息則又曰神告我矣是龍匿於江之某潭其速具舟吾載而下索焉衆弗之信益固視之自是率夜號於市曰天乎何雨之不降也今衆強我不我舍號已則又語

市人曰曷不具薪焚我以速雨乎言已輒長號不止市人童子聚觀而憐之問之則爲世奉婺源神胡巫之孫子也自某日閏二十九日天卒不雨巫遂遁歲則大旱劉子聞而嘆曰嗟乎言之不可易也如此哉矧欲罔天功以爲已靈者乎今以已物托於人雖執券以求之猶或得或否而况懸於天者人固不得而測也古聖人所以春而旱而雩者亦惟行吾理之所可知而盡吾之所可爲者已爾若後世叩頭反風積薪致雨雖本於所感然不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也今胡巫籍其淫狡以環玦簧鼓禍福於人其倖而獲中者不少矣而不知雨之不可以倖致也於所不可倖者猶悻悻然欲專覲之以掩人之知而貪天之功其不亦

愚甚矣乎卒至不耐其言顛沛狼藉欲求脫去而不可得是  
是可哀也嗚呼豈獨巫哉世之挾私智小術謬爲大言以  
欺人者卒至禍其君喪其國不知自怨自悔猶哆然遂之  
不置彼不足責也而上之人終亦不悟方且厚歸其德自  
服其過若猶冀其有所爲者苟或一僥倖焉則遂謂其果  
有回天不世之功而不知其罔誣之禍大矣之人也又豈  
非斯巫之罪人哉

高太史傳

李志光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生元丙子少警穎力學遂工於詩上  
窺建安下逮開元大曆以後則貌之天資秀敏故其發越  
特超詣擬鮑謝則似之法李杜則似之庖丁解牛肯綮

凡千彙萬類規模同一軌山龍華蟲如其貴也象犀珠玉  
如其富也秋月冰壺如其清也夏姬王嬙如其麗也田文  
趙勝如其豪也鳴鶴翔雲如其逸也仍和陶常大羨玄酒  
之味不閑二宋粟布之征所謂前齒古人於曠代後冠來  
學於當時者矣東吳騷雅士悉推之無慊爲文尚氣多辨  
難攻擊之體讀之疊疊忘倦大抵以先聲掩其蕪美張士  
誠有浙右時群彥多從仕者啓獨挈家依外舅周仲達居  
吳淞江上歌詠終日以自適焉陪臣饒介之丁仲容輩以  
詩自豪及見啓爲歎服啓尤好權畧論事聳人聽故與饒  
如授左契之交者若王彞楊基杜寅張憲張羽周砥王行  
宋克徐賁之徒胥不羈贍才爽邁有文談辯華給憫然以

爲天下無人一時武勇多下之明興以其臣薦爲偕謝徽等  
聞於朝與修元史授翰林國史編脩官復命教授諸王父  
之推任喉舌之司待以不次與徽等懇辭乞歸田里制可  
仍賜金以還復居江上遨遊青丘甫里之墟始號槎軒又  
號青丘子銳志不少衰居幾何忽從故時一二俠入遊于  
郭適江夏魏觀爲郡老而好士延見王彛輩尤禮遇啓不  
得已亦廁爲客復強辭之歸故里殊悒悒不樂遂蹇連以  
沒年甫三十九嗟乎使啓少延則駸駸入曹劉李杜之壇  
奚止此哉其詩類藁藏於家未即顯初富商陳寶生欲爲  
壽諸梓啓不許乃止凡傳錄而誦之者無不歆羨余與啓  
同里知其人爲詳故特爲傳庶貽不朽云

東里先生小傳

陳賞

東里先生姓楊氏名寓字士奇一字僑仲世西昌東里儒  
家先生一歲而孤四歲舅奪母志遂從適羅公子理公特  
舉進士爲德安府同知以其家行歲時祀先祠恒命諸子  
陪禮公獨不見命六歲以問母宜人母宜人泣語之故因  
慟日益感發七歲私竊磚土倣作神主於外別室祀其三  
世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扃鑰秘無知者旣久左右覘知  
以告德安公公旦伺先生入謁與母宜人從戶外竊窺之  
見其進退拜俯皆感泣時已冒羅姓遂復先生姓德安公  
日告之以楊氏先世文學行義之盛曰小子勉之無幾德  
安公坐累謫戍陝西母宜人以先生歸而家益貧時甫九

歲饘粥或不克井汲杵臼之勞皆身親之而書冊未嘗去  
手日暮入治家事晝出從師學已能自貴重不逐閭巷童  
兒嬉狎海桑陳先生宜人世父也先生之父嘗從之學深  
見愛重矣及是見先生能嗣父志召而教之有所適必携  
以行時不能得書五經左氏傳皆手抄以讀母宜人喜曰  
兒可望承先業矣旁舍有爲掾曹傭書致富者雅重先生  
而念其貧數遣其家人請諸母宜人欲與俱去母宜人嘆  
曰貧乏儒家恒事豈可使小兒役志於是以辱其祖父哉  
十二三習舉子業寢有聞矣十五鄉人請爲子弟師踰年  
從游者益衆其友之嫻有母老而貧無以資養往告先生  
者先生視其儀狀莊重問能讀四書否曰能即輟從游之

半畀教之使納其束脩母宜人聞之喜曰使兒從政其能  
濟人而不爲貪吏矣聞人精一書明一義亟詣請益弱冠  
稍出遊章貢守重禮之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  
見相好邵爲人廉介然頗近刻先生每諷切之永豐商人  
過琴江關吏驗無文引搜其裝得偽鈔數百貫送縣縣疑  
其造也榜掠不伏曰我山谷人負販邂逅售得之不能識  
真偽耳實不造也邵以告先生先生曰山谷人宜不辨真  
偽而視其裝亦有真鈔乎曰有之尚數百貫然吾意以偽  
鈔易得之先生曰偽造當重法柰何以意即欲寘人重法  
乎吾郡嘗有以偽造禍蔓延數百家及孥戮何可輕也邵  
竟焚其偽鈔止坐無文引之罪邵數與人言先生其事寢

聞於外商人以白金五十兩夜詣先生謁謝先生厲聲曰  
吾何與知哉斥去之在琴江半歲去之後游湖湘間止江  
夏取父縉紳君子皆禮重之而漢陽府學江夏縣學皆疆  
聘訓導不就都指揮齊讓請教家塾尤敬禮之既歸郡縣  
交舉明經任教職未赴會朝廷以博學徵入翰林任編纂  
是時四方老師宿儒多在其分類纂輯總裁者獨稱先生  
為精博未幾有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  
官之尚書張統讀先生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  
但文詞之工也以爲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受命之明日  
復召入翰林任編纂明年改翰林編脩數月陞侍講永樂  
二年簡東宮官屬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三年陞左

諭德仍兼侍講先生奉職甚謹私居未嘗言公事所治職  
事雖至親厚不得聞而亦無敢以請者遇月俸之入或得  
賜資輒顧其家人曰我何才德可以當此常人施一飯之  
恩猶望報今吾舉家享天賜何以報也惟應勉力爲善耳  
人或問先生平昔所行曰不能爲善亦不爲惡也其存心  
不問物我見人有樂如己之樂有憂如己之憂居官好獎  
掖士類有片善必延譽之未嘗揚己抑人士有得一職來  
見者必勉以守身愛民有議法刻薄必嫉之遇事是非不  
以私蔽公居家嚴厲與外人接甚和易不見崖岸性廉介  
自其少賤甞不肯苟事干謁及貴儉約一如布衣時所得  
祿賜有餘一以置書籍家未嘗有百緡之畜事其從兄仲

基甫盡恭愛愛從子如子諄諄訓之爲學務義雖隔數千里貽書不輟也待羅氏弟妹尤有恩意弱冠姑氏舉家疫疾素所厚皆削迹先生曰吾父同產也獨往留旬浹日爲灑掃戶庭具湯粥調護安而後去竟亦無恙後客江夏嘗館於陳氏會城中大疫其家無少長悉病知先生者皆勸出舍他館不從陳竊聞之曰先生在我砥柱也先生曰豈有是哉終其家盡瘡不去與人交直道不阿必輔之於善有不善必戒之不從則遠之及其能改又歡然好也已所行或未當人以爲言亦欣然納之平生樂簡靜閒暇閉戶觀書自適而已恩雖微必報而未嘗宿怨臨利能讓不事苟得婦家先塚多壞子孫貧不克脩治或有舉以售人者

先生初喪母宜人卜宅兆未得也婦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家某所壞塚世遠無遺骸術者言塋此其後當貴請以贈也先生曰丈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爲孝况又舉以畀人哉顧丈人慎之以率子弟自是其家無復舉廢塚售人者余陳氏於公之家世篤潘楊之好先君子先生外兄而先生母宜人陳出也又視先妣爲內弟賞幼失怙恃宜人哀憐之稍長不能究知先德先生數召而語之使之學賞後舉進士在京師數年無日不往見先生見必侍語移時或暮而後退故獨知先生心及其行事爲多先生於賞素倦



倦也嘗指子稷語賞曰古之人易子而教之其意以稷囑賞也賞應曰諾而今拜廣西按察僉事之命有職任將遠去不知再見何日而稷亦就長矣恐未有以副先生之意則述先生平昔大槩爲小傳授稷如稷有志乎古人放而行之必自先生始余旣書以授稷又存其副於家用示陳氏子孫云

外祖智齋先生傳

曾鶴齡

智齋先生泰和雲亭鄉西平里人字仲圭姓吳氏智齋其別號也早喪父克自立志日夜淬礪於學誦經史百家言目一過輒曉大意再則探知其微下筆爲文詞輒有思致賦詩立就屬元季兵亂學者流離奔竄僅圖自免故先生

學雖成無所試於用聲名未大顯於時而天性孝友養母竭盡已力母年且老每旦起就床問所欲食飲得語則營具以進或不應遂徬徨不能去泣涕引咎曰兒無乃得罪邪俟語如故常然後退間從他處歸遽上堂抱母置懷中盡白所往事乃已寒則擁衣裙抱坐膝上百方求爲溫煖母色喜則亦喜事諸兄盡恭謹自幼學至終身無毫髮爭競衣服膳食有無共之如出一人又善取友遇儒流可者卽與莫逆晝與同游不足暮或往就之宿講論至夜分不寐雖小學童子可與言者亦忘年與之交安成劉雲章避亂走寓里中農家人無識者先生一見與語良乂歸揚言於族人曰適出獲一希世之寶衆趨問故竊笑而訾者相半先生

不爲變卒言於兄賢翁禮致賓館中講周易太極圖性理諸書語驚人自是鄉之名宗巨族皆知雲章大儒故雲章之名吾鄉者自先生始也以親老嘗究習醫書得太素脉訣以察人貧富貴賤死生輒驗里有曾國籽者爲龍泉備禦百戶勁悍俊拔異常人一日詣門求察脉已謂之曰子無嗔我言子今雖無病然明年某月某日壽殆止矣曾笑而去至期果然後更有求之者噤弗應精數學子姪始生即以年月日時支干配合按法籌之預定其平生咎休後覆之鮮有失者嘗謂家人曰吾子幼者仕當得儒官壽祉莫過長女汝曹識之吾不及見矣壽五十有二卒幼子寧也後果仕爲梓潼教諭長女歸先脩撰府君太安人也先

脩撰府君嘗飲酒酣樂語其子鶴齡曰人家子孫之賢雖本其祖父然徼惠外氏亦有之汝不及識汝外祖矣體脩然貌類山澤之癯資性極聰敏而不自馳騁溫厚坦夷與物無忤未五十時自族人及里閭已稱之爲老長吾少失恃病羸然隨父僑居其里始見即面戒其子弟曰爾無易視渠也異日當有成立久之遂許歸以汝母今其言行吾猶記憶一二是時鶴齡方童丱驟聞驚喜以謂今之鄉族何獨無此輩人然以愚稚未暇贊其詳云 贊曰昔行外祖家見諸舅昆弟外內雍睦無間如太古渾淪敦朴之風未嘗雕琢者然豈其先人長者之澤猶存歟今去其世漸遠其存者希矣嘗愛蘇子瞻書外祖程公遺事以遺程氏

子孫用敢撫所聞於先君子者以著于篇庶幾其後人觀之知祖德而思繩也

畦樂先生傳

鄒緝

畦樂先生西昌之隱君子也工詩喜飲酒而性獨雅淡不追躡時好宅於柳溪之上有田數畝屋一區蔽翳蓬藿間竹樹蕭然外連阡陌一軒甚庠隘覆以茅葦繩樞草席編竹爲護籬機盎耒耜之噐接于居前後闢其旁隙地爲圃列畦種蔬不任童僕躬灌鋤其間心欣欣然樂若有所得者客過而見之曰嘻先生之力亦勞矣而何其若是之適也吾聞役心勞形之事非人所安而先生乃以是爲樂得無與世相戾耶先生咲曰此所以爲吾樂也夫累於物者

不可以語道而樂天者可以全其真吾田野之人也才智既不足以爭名於當時而乘軒駕駟之安又非吾之所能力耕而後食乃分之所宜又曷嘗非吾之樂哉時至力勤荷耒而出薈剔其蕃穢倦則歸休茅簷之下脫粟淪蔬以爲食漉濁酒而飲之吾心陶然且與斯世相忘矣夫亦何勞之有也先生素高抗不能與世相俯仰意有不合即其心怫然嘗自謂仕而無以見於世不若處於貧賤之無譏訕也居閑無事則賦詩以見志時時獨行畦壠間與家人稚子相嬉遊遇其意適即呼其家人問甕有酒乎至則劇飲大醉放歌以自快問以家事則不答吾聞古有避世之士多喜自放於物外先生豈其人者耶 贊曰昔陶淵明

隱居栗里躬耕食飢粥多不繼而其心常囂然自得後世莫不稱其賢先生豈有慕於斯人哉何其意趣之相似也蓋先生雅潔好脩志慮蕭散量已適分無所慕於世而以田野隱居之樂爲可以足其平生者易所謂盤桓利居貞其先生之謂與先生姓梁氏名不移士大夫高其行故號之爲畦樂先生

### 鍾節婦傳

梁寅

鍾節婦宜陽之北鄙黃氏女也年十六爲鍾秉敬妻既同里又世姻以賢相成以美相匹故情好尤至秉敬之父曰義昭爲人雄健虜勇當紅巾之起父子咸挺奮敢於殄寇鄉民歸之賴以保完者戶數萬一日寇大至秉敬戰死又

三年父亦爲下所殺節婦當夫死時年二十有八有子曰昂財十歲能養姑以禮訓子以法奮於旣仆立於方危惟勤惟貞志靡他嚮居五六年寇曰賈帥者聞其美姿將強室之以兵蠲其室節婦隨里民匿石洞中民曰吾等旣同以孺人故然義不可令之出乃共白賈曰彼方疾賈怒曰雖疾亦令出衆不得已共牽掖之以往節婦臨小石潭即自投潭中衆遽救幸不死乃誑賈曰投潭中死矣賈大怒曰死斬其頭出衆懼無計或曰婢雪兒尤艷可令之代衆然之乃飾婢使出拜曰此鍾相公女也願獻之將軍賈喜以婢去號之曰娘子節婦得免辱然竟以悻疾卒野史氏曰人之蹈於義惟不惑於利乃能之聞節婦之方自匿

也寇使人說之曰孺人之孀居觀閔既多受侮不少今爲將軍婦能興而家弱可爲強苦可爲樂而節婦竟弗從也非所謂不惑於利哉節婦既死子乃有室亦能自立矣然不三年而子又死嗚呼節婦之志君子固悲而愍之也

按察副使張君傳

劉昌

君諱和字節之蘇之崑山人也少好學年十七爲詩歌有奇名宣德十七年乙卯君年二十四與弟穆同應進士舉之南京時少保柳陽鄭忠愍公爲京尹有惡君於公公大怒乃召諸應舉者歷驗之君故有目疾與書所云驗合公乃言曰吾已得爲奸利者然將置之法邪將械送於其鄉使終身不得舉耶蘇人有滕塏者直前謂公曰公尹京庶

公有爲人孰敢爲奸利事顧毀人者多忌惡者之所爲公不究竟而即治之不亦中彼人之秘計乎公曰爾言亦是但吾不可以中止吾其試之乃悉出諸應舉者而留君與所謂增廣生數十人命題以試君文先成公讀君文良久曰文體略似西江汝當是冒籍者君曰聞吾祖以來家崑山不聞冒籍嘗從西江人學耳西江人者謂翰林尹先生鳳岐也又讀良久乃謂君曰汝姑去吾當有以處子矣君旣入場屋而其舅氏湖廣叅政沈餘慶時爲水部郎中俟君出即與俱過虞衡主事吉水艾鳳翔誦所爲文虞衡曰以君之文鬱暢而詳整當在首選旣而君弟穆舉前列而君下第餘慶復與過虞衡虞衡曰吾誦君文甚習吾請舉

之遂爲誦君初終場文不遺一字曰以此而下第吾不知也蓋鄺公雖信君爲忌惡者所構然不入其文於主司而君亦退然言儒者之學先治身心名固非吾所急且吾嘗自謂聰敏書過目頗成誦若虞衡之一屬耳不忘吾何敢望哉遂去入崑山中取五經諸史及秦漢以來百氏之書叅稽而融貫之將自見於述作而吉豐期菴彭公以監察御史提督學校來南京而訓導張承翰首以君言公至蘇乃起君崑山中復以應進士舉君以鄺公爲辭公曰鄺公已拜兵部侍郎矣及試而初考蕭聰以君所判禁止師巫邪術有執左道以入之語謂無所據落其卷而學士吉水錢公侍讀雲問公覆考責問聰左道義聰無以對因

使於所落卷朱勾以誌之蓋如君而得舉者五人時正統三年戊午君年二十七矣明年己未與弟穆同試禮部穆舉第二人君廷試對策稱旨將賜狀元及第而以目疾擢第二甲第一人學士錢公與諸老入朝嘗遇之指謂鄺公曰此目疾者張和也鄺公曰吾昔爲京尹知以盡吾職耳何有私哉時少傅胡公忠安爲禮部尚書素奇君至欲迎君以訓其子而言於吏部尚書郭公郭公使君往君曰諾而實不往蕭山魏公爲吏部侍郎私問君君曰宗伯爲禮部之首欲訓其子而使和自往耶魏公曰我當以告胡公胡公擇日詣君成禮而君始往未幾移疾還蘇蘇之人以君爲鳳凰希出而景星獨麗爭先覩之久而從者益衆君益

以道義自高推所餘於文辭對客展紙伸筆頃刻千百言  
沛如也事涉財利則顰眉走若將免焉有號參將者禮致  
聶先生大年學爲詩與之來蘇君慕聶先生名過其寓參  
將置君上坐而處聶先生下席君曰吾爲聶先生來非爲  
公將來參將學詩於聶先生則先生爲師而處之下席此  
何者參將方設供具燕君君拂衣去不省又嘗與參議  
趙公會于故少保陳僖敏公家趙多議人得失君正色曰  
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一坐聳然  
人於是益知君之剛方如此景泰元年庚午君年三十九  
主考江西鄉試誓而後入所取士今多知名二年辛未君  
年四十以疾平至京時太子太師王文端公在吏部人猶

以君自言者文端公曰張和 天子不鄙而賜進士出身  
人乃不能容耶是年夏拜南京刑部山東司主事至官清  
謹儉約持禮法甚堅雖至親舊與貴豪人不可奪部有讞  
決申奏必君詳定而後行公退閉戶高坐忽有來謁者君  
欸之方捉茗碗而其所私云云君瞋目直視口嚼茗碗  
至碎水淋漓襟袖間其人驚駭戰汗奔出君由是謝絕人  
獨嘗走請大理寺正王宗吉焚香彈碁縱論古今大略語  
磊出胸臆無所顧忌聞人有一善歸必籍記之宗吉間詣  
君君與飲酒賦詩至夜分始罷如是爲常六年乙亥君年  
四十四朝廷脩宋元通鑑綱目君以大臣薦驛召入館時  
多主陳子涇通鑑續編姜羽儀通鑑要言胡粹中續綱目

而叅訂於李燾劉時舉陳仲微朱右張美和梁寅劉剡所著書與宋遼金元本史及宋宰輔編年錄元經世文典羽儀以建隆八年大書宋統而分註列國之年子涇以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書正統侍郎劉文介公深是羽儀議於子涇陳橋自立之文乃欲做劉剡書衆立而君私議曰朱子書郭威自立則已爲宋祖陳橋張本恐子涇之書爲是胡粹中續綱目於至元十一年遽大書元統君則奮然曰宋海上未亡元烏得有統粹中又於編中嘗一歲連月書太白晝見君曰春秋謹嚴綱目法春秋也寘書是歲太白屢晝見太子太傅淮南高公聞館中於子涇粹中書有所更定不喜旣見君稿曰此良是居無何爲天順元年丁丑

君四十六有言修綱目無益君乃以舊官遷南京然厭事惟手不釋書人有求所稱說者則固拒之至一字不與是年以主事進署浙江司員外郎明年實授又明年以員外郎進署陝西司郎中五年辛巳君年五十朝廷復置提督學政官君又以大臣薦拜浙江按察司副使使乘傳以往君別於所與游一人面慘慘有異色言故提學受賂事絮絮不止君揖以還爲卧不食者一日乃指心歎曰吾已廢一日又肩厚薄乎大小而足長短其所至美而無醜者此心也有如人之言尚得爲人類乎獨宗吉自慶爲君置金帶持爲君壽曰君官以文顯吾屬之華也君至浙臬諸生訓諭就其賢否之尤者而叙黜之其條約之詳可旦夕收効浮濤



江遵海入山甚勞弗暇息有故吏于君者自京來間嘗謁君君與語稍久吏出則誇于人有愚生者信吏可使就吏酌謀事吏許諾他日吏謁君君不虞有他吏既去坐至公堂試士外訥訥言吏故君固不知巡按官使人於君凡三往返而君罷試以謁官告以故君大怒徧索郡中得吏治以法杖遣愚生而事以白八年甲申君年五十三再至金華還得疾既甚猶黠校呂東萊大事記不輟然自惟不可起舟至崑山抵家而卒弟穆字敬之亦由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爲山東按察副使男二長懋甫爲邑學廩膳生文三次許嫁今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同邑葉公之冢嗣晨櫻園劉昌曰士幸甚無名無名則無爭無爭斯亦免矣其

甚不幸以文名以文而名則爭者日起而毀謗易至安在其能成名也君少即爲忌患者所爭屢不得志及旣伸於天子廷又以疾裁抑則名者非惟人爭之雖鬼神且爭之耶至被召脩史名大振然未久即去去乃遺棄文事益自治其身心恬不以較於人而人今稱能文者必曰張君掩之而愈彰棄之而復來終得以侈然哀其所有而惠諸人當是時非無爭者君能讓之而爭者不能爭也爭則毀無爭則立吾今而後知張君之立於名而成於文是以傳張君

少師建安楊公傳

公姓楊氏初名子榮字勉仁太宗皇帝更名榮漢太尉

震之後唐末有仕于閩者因家浦城三遷遂爲建安望族  
祖達卿父士美皆不仕而皆爲善人長者以公貴累贈至  
祭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公幼聰悟絕  
倫喜讀書善講說當時大奇之事大父母父母盡孝敬處  
內外屬皆有禮弱冠已有濟物之施公輔之志朝之公卿  
大臣道建安者皆重之由邑庠生領鄉薦第一遂取進士  
入翰林爲編脩太宗即位選儒臣六七人置內閣典詞  
命而公在焉陞脩撰尋陞侍講脩古今列女傳仁宗皇  
帝正儲位以公爲諭德兼侍講太宗嘉其勤謂曰卿朝  
夕左右敬慎不懈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思保全之道  
卿亦宜謹厥終賜之二品服上恢弘遠畧經營四方公

獨以警敏勤於外嘗命往甘肅視師及還規畫皆稱旨且  
言山川形勢軍民休戚城堡虛實上悅陞右庶子侍講  
如故父卒賜鈔三千貫俾馳傳歸塋詔奪情起復皇長  
孫英睿夙成篤志學問命公兼職輔導永樂七年當從幸  
北京適聞母喪又奪情以行時何福守甘肅言虜酋卜花  
等率衆來歸詔公與福議所以處之者旣還又命持節封  
福爲寧遠侯且命過寧夏與寧陽侯陳懋飭邊務歸奏便  
宜十事上嘉納之從征北虜師至驢駒河而還軍士乏  
食公以爲言上命供御之贏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  
不足歸而陪償衆賴以全公在軍事旣繁劇以親喪不飲  
酒食肉時哭泣不自勝因以羸悴上憐之車駕還南京

公乞歸終制不許許奔喪遣中官宋成護往來既而仁宗令與諸皇孫講學學益進深見獎重甘肅守將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依赤斤塔力尼將爲邊患勅豐城侯李彬討之命公往經畧時草枯水凍士馬不可動公歸奏小醜無能爲不足以勤大軍遂止而叛者亦復歸附師征瓦剌皇太孫侍行上旣訓以武事命學士胡廣及公稍間即以經史進講又嘗問足食足兵之要公曰慎擇將帥力屯田訓練有方耕耨以時食足而兵精矣及還上以五經四書傳註之外先儒多所發明且性理書及諸議論皆未有統會詔集儒臣類次成編又命廣與公總其事書成賜名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陞翰林學士兼庶子益

見親任朝臣有傾巧迎合爲公所抑者議欲問之會北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焉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上命以授御史楊言于廷中衆皆請罪詔原之而使釐正陞文淵閣學士兼翰林學士寧夏報虜入寇上以問公公對曰寧夏士勇邊實寇不能持久今去矣已而果然浙之麗水閩之政和有寇二千餘兵部請發兵勦之公奏曰愚民窘於衣食剽掠求活耳急之則益生變臣以爲莫若招撫便從之果順服太宗屢北征公必在行軍中密務多命公掌之決機發策亦使叅預眷待與公侯等上嘗語公曰東宮歷事久閒於政務朕歸悉以軍國事委之如何公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

稱 皇上付託車駕還至榆木川疾甚召公等受命傳位  
皇太子 上崩公與左右中貴人奉斂如禮以去京尚遠  
戒勿發喪整軍旅嚴號令而與中官海壽馳還報 仁宗  
致大行遺命 仁宗即位禮儀詔赦公與二三大臣計議  
條奏行之賜公白金二百兩鈔二萬貫綵幣二十表裏陞  
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尋陞資善大夫太子少傅  
兼謹身殿大學士賜銀印一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朕  
於政務有缺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勿憚煩公  
奉命唯謹又慮法司濫刑凡重罪者命公與諸大臣同審  
錄獄以不寬 上嘗閱翰林所作楊士奇及公等誥辭謂  
曰朕以卿自輔卿等知有未善皆當盡言親御翰墨增二

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  
心公拜曰陛下聖德之至臣豈敢不勉旣而有言 太宗  
升遐時事多公主之 上嘉歎降勅獎諭加賜白金綵幣  
等物特陞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支公辭尚書不允  
仁宗崩 宣宗爲皇太子在南京遺命徵還嗣位公往迎  
於德州由是益任公公亦益盡力高煦反公力贊親征及  
累出巡邊公皆從久之念公等大臣且老不欲煩以事命  
輟翰林之務惟朝夕在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陞少傅  
階榮祿大夫又陞少師勲柱國階光祿大夫 今上即位  
待公益重而公謀國益盡心有大事衆取決焉 累朝眷  
遇恩賜之隆前後不可計雖元勳世戚不過也然以久去

墳墓常欲一歸省而縻於職務會有事西陲及西南夷不敢求去至是西師解嚴西南夷亦納貢公乃請行上命  
中官與偕往且命公速來事畢戒行已有疾或勸且止公  
曰君命不可緩也挾醫而行至杭州卒年七十事聞上  
嗟悼罷朝贈太師謚文敏又命中官往護喪歸建安葬事  
皆官給之夫人劉氏先卒以其弟繼亦封夫人子恭諡錫  
賜貴芳通上念公不已命恭爲尚寶司丞公祇事列  
聖凡四十年未嘗去禁近每四鼓起俟朝雖風雨寒暑不  
變日親所事至或廢殮嘗迫暮而後返初脩高廟實錄  
其後三朝史事皆公與總裁記載詳備實而不華京闈  
鄉試典文衡者一廷試讀卷者九其文施于國家與凡碑

銘序記之散於天下者人皆傳誦之其於武事尤諳練將  
士之勇怯饋運之難易邊鄙之利害道里之迂直靡不知  
故凡承顧問與籌筭皆適事宜體國之心老而彌篤嘉謀  
至計造膝而言所以裨益於上惠利於下者蓋多矣直從  
公在翰林亦三十七年知公平生爲詳故撫其事有關於  
天下國家者爲公傳俾後有考焉若其德義之施於親族  
朋友以及鄉黨州閭則有公之行述與墓銘在此不著  
論曰古之君子之事上也必委身於國而不顧其私故能  
視官事如家事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公受任四朝竭心  
殫慮不以險易禍福易意况經綸於外弼亮於內又有衆  
人所不能知者豈非古之君子歟昔仲山甫事周出入中

外所任者衆矣而皆能善其職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以公比之何有異哉何有異哉

### 貧堅子傳

王直

貧堅子廬陵忠鄴坊人也自祖父時以貧聞鄉里其後以多故失之至貧堅子有宅一區圃數畦薄田幾百畝在泰和山中賴其利自給無所求於人所居當郡城南門之衝凡仕者冠蓋騶從呵擁出入相屬於門而貴遊子弟豪俠之徒負其所有遨嬉上下裘服相眩耀輿馬相雄高不絕於路花時月夕長筵廣座笑歌而管絃不在東隣在西肆貧堅子處乎其中漠然無所慕其於朋友雖汎愛而獨喜

從賢士大夫遊唯恐不得當其意與之文則謹戢之自謂金玉不過也予嘗與處而別去者久矣去年予從京師還故鄉貧堅子數訪予不獲見今年七月索租來泰和布袍草帽徒步將入山忽遇之於途遽前執予手曰子豈忘我耶視之乃貧堅子也相慰勞久之問其年與其家事對曰吾年則長矣而貧猶在也前四五年有子足任事今已死矣予貧其有已乎邀予坐其故人家相與道舊故忽記予所爲文明誦而起曰此非子所作耶憶予年十五六時浪遊郡城中方以跡弛自竒貧堅子請止其家簞食豆羹相對不厭也一日大雪貧堅子沽酒飲予歌呼大咲以爲懽時其弟方結姻醉求予作書予援筆立就貧堅子驚喜絕

倒以爲竒至今能道之然予亦不自知也方是時心壯氣銳視諸事皆若不足爲唯酷好遊覽浮屠老子之宮及青原螺子諸山無不到遇青泉白石長林茂樹輒終日忘歸貧堅子亦忘其貧而與予樂也于今二十餘年貧堅子將老矣而予齒益壯貧堅子猶念之不忘則其意氣之盛可知矣旣又曰吾堅守吾貧而貧亦不吾棄庶幾有終始者予能不棄我爲我傳之庶幾後世知有貧堅子也昔太原王霸貧居以自樂不求人知有故人子擁騎造其門霸之子見客沮怍不能前而霸亦甚慙之霸之節幾變矣所以克終者其妻之助也士大夫晚節保守之難如此貧堅子其慎之歟貧堅子劉其姓士弘其名

於菟夜兒傳

王禮

兵興荆楚沔爲藪戶口十餘萬富積寶貨男子從征戍家居者率婦女媪婢也有皮工蔡姓者出陰計縫虎皮爲衣手足着銅距長二寸許遇夜匍匐而行若真虎也踰垣墻破門闢婦人女子悉駭怖竄逸惟身之不免是憂牲畜無論矣即竒貨重寶盡委之惴惴不敢喘視以爲神虎也一郡相謂曰今之財物非恃致者乎皇天降罰因是孽而喪耶不然何出入不常莫能逐也蔡繇是日富盡窵其有於床下凡三歲不敗鄰有袁氏者家惟妾三人一日刺豕蔡市肉不得怒夜蒙虎皮入其室衆妾遁頃之其一妾謂其二人曰恐虎去而不畏者踵入吾室將盡吾有也吾冒死

以覘之緩急汝吾助遂潛往伺于室之奧俄而虎復入人  
立四顧取虎所不取者妾抱持之大噉虎抉其面躑其脛  
妾察有異抱持之愈謹嚙二妾二妾嚙四鄰四鄰集蔡憂  
弗免褪其皮逃去腰以下未及褪也妾以皮聞諸官官命  
大索得之掘蔡穿室得虎皮半截驗之令籍其家坐其孥  
梟其首於是君子曰世之肆貪暴以戕害人者蓋白晝之  
於菟也蒙其皮爲姦於昏夜者彼知僂之身爲於菟於白  
晝而弗知已者又將誰僂耶殆袁妾之未遇耳世之畏威  
俯伏寧齏粉其身而不思除其姦者何智力不妾婦若也  
嗟夫

丁三老傳

李賢

三老姓丁氏名廣居鄧州天資淳篤好施予初立別墅於  
城南三十餘里率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兄析居城中  
而貧三老夏供麥秋供米歲以爲常時具酒殺射詣兄所  
盡歡四時製衣必先其兄寒則撫兄背曰衣得無薄乎兄  
壽高潛命其子持白金往湖南易木製棺而藏之兄卒悉  
力襄事戚同父母兄有數子析居已而窘乏者過半三老  
一一調之粟帛足一歲用復與牛種使自爲來歲計不能  
者又調之雖數不衰子姪後自慚忍乏不以告三老察知  
之怒其不告復調之是後子姪俱自力於衣食所居之鄉  
有婚不能娶者即令具酒食代爲請助置簿席前書助物  
若干喪不能塋者亦然當其請助以與爲榮稍弗良者置



之有愧而求與者一鄉榮辱之權歸焉友人黃六居城市窘於食往造之三老大喜曰故人何疎也開樽飲罷未敢言三老曰聞君缺食何不即言隨載糧一車貽其家自後使人察之稍窘即賙不待其告也有孔景者亦居城市貧無所營三老與謀曰吾宅良方古宅也君有意爲隣乎景喜過望三老即命子壻築墻造屋期月而完景挈家以居又慮其不能力田復與子壻約每歲除禾在田者若干畝與之令人代爲入困而後已居十數年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未幾景妻依其親於城市每歲供食爲定約焉凡僧道來乞者亦必厚與之不留餘積常急用銀數錢探其歲不及一錢門對一池魚不滿尺不取見牧童獲禽獸雖必放之家人嘗有過旣撻而復哭之怒其弗率而憐其受笞也接人謙恭溫雅對人子言則譽其父之善對人弟言則譽其兄之善已雖善蓋一鄉未嘗一言自矜恂恂如也鄉之耆老皆慕義取法焉有爲不善者率感化或遠去尤敬禮儒者學正姜志達重其爲人數往會焉三老歲供時物如執弟子禮無事不詣城郭州所官僚尤敬愛凡鄉飲會宴敦請則一至見則翼翼小心不問不敢對偶得風疾甚危鄉人驚相報告一時至者數百人哀禱於神明日遂愈壽至七十三而終嗟夫三老之行如此回視古之陳仲弓王彥方亦孰知其先後哉予親交其人爲之立傳

呂文懿公傳

彭華

公名原字逢原世爲浙江嘉興秀水人永樂乙未其父嗣芳起科目爲山西萬泉學諭生公於宦邸穎敏不凡甫九齡能通孝經小學每肄業歸輒於屏處伸紙點筆若爲著述狀萬泉府君見而異之語人曰昌吾族者是兒矣稍長嗜學益篤父子兄弟自相師友其兄本以鄉貢分教景州萬泉府君致仕因携公就養未幾父兄繼沒于景公年十六七貧不能歸喪或誘以詢俗火葬者公哭曰委親體於煨燼不孝之大也忍爲之哉遂權厝于景城東景有浮圖公題其上曰吾不能以先人正丘首不復登此塔矣每至墓次輒號泣忘返景人悲之正統丁巳留兄子志思二人

守墓躬奉母夫人還秀水圖復先業假館先友家共養以學志甘清苦而操行彌勵郡守黃懋聞其賢召至取案上一卷書曰能誦此乎乃洪範也公誦之終篇黃大驚異進補邑庠生辛酉應浙江鄉試有司得其文奇之擢爲第一明年遂中會試前列比廷試賜進士及第擢翰林編修時公年二十有五一舉而官翰苑名燁然動四方內閣元老如文貞文定二楊公深器重焉二楊公卒朝廷重人才之難得思預儲養乃命曹文忠公鼎等簡講讀以下官十人俾日進學東閣月三侍經筵蓋將視其成而大用之公其一也景泰初元如蜀府往返贈遺悉却不受使還詔克經筵講官明年編修秩滿進翰林侍講壬申加右春坊右中

允尋擢侍講學士兼中允癸酉秋主考順天府鄉試丙子  
進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丁丑罷宮僚改通政司右  
叅議仍兼侍講尋主考禮部會試是時英廟思用翰林  
舊人特命入內閣叅預機務公與脩撰岳君同事岳銳意  
欲抑制權倖偕公以危言動上上怒黜岳人皆爲公懼  
公曰死生禍福天也苟有罪豈可以智巧免舉止自若已  
而 上察公誠實無他不之罪終信任焉頃之改授翰林  
學士戊寅賜金帶庚辰主考禮部會試數年間入承顧問  
出扈鑾輿寵賚駢蕃歲無虛月公益感激盡心所事辛巳  
秋母太宜人有疾公晝則勤職務暮歸侍膝下湯藥非手  
自調齊不以進一女死匿不以聞比疾增劇則憂形于色  
至壬午秋太宜人沒公哀慟水漿不下咽者三日有詔官  
爲塋墓葬畢即起視事公乞終制不允於是之景啓父襯  
並載南還公素魁偉豐厚以執喪哀苦忽柴毀骨立家人  
或勸少食肉味以助衰強爲一嘗而止比襄事遂卒實是  
歲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得年四十有五公天性溫厚和粹  
言不輕發自處謙讓遇人無少長貴賤一接以禮而胸中  
是非臧否確有定見人莫窺其際居家孝友篤志撫愛二  
孤姪踰於已子皆底有官待宗族鄉黨俱有恩意周貧恤  
匱始終不倦居官恬於自守耻爲諛言媚色以徇人當天  
順初曹石二家怙寵負勢力能軒輊人趨附之者唯恐後  
公竊謂同志曰吾儕當自異勿效彼所爲也每逡巡退却

若愚二豪見公輒餽以甘言曰請爲先生易緋袍何如公  
輒遜避不之荅累歲不遷自若也居內閣左右圖書手錄  
口誦無須臾停所作詩文渾厚優柔有理趣求得之者無  
不意愜嘗爲修五倫書君鑑寰宇通志以勤敏稱三典文  
衡士論服其公明叅決機政言必據理其有益同僚有裨  
國政蓋有人不及知者一時士大夫覩其文學器識之異  
莫不以遠大期之比其卒也咸失望焉計聞 上深悼惜  
賜塋祭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懿錄其子憲爲國子生皆異  
數也 論曰自古人才用世非天生之難而成之難也若  
呂公者天既賦以恢弘碩大之資淳謹深沉之性不爲不  
厚矣而降年不永使用不究其才澤不大施於天下豈非  
成之難哉嗚呼此非獨其身之不幸已予與公同寅而志  
相得惜其沒之早也爲次第其事以傳焉

毛宗吉傳

丘濬

毛君諱吉字宗吉餘姚人也性剛直尤嫉惡自在邑校時  
見鄉人顯宦者歸或挾勢以凌鄉曲而於郡之長吏則卑  
卑以希合輒毅然形見顏面曰我得志弗爲也歲甲子中  
鄉試再試禮部皆乙科不屑就歲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  
廣東清吏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  
廣東司當錦衣衛衛卒伺察百官陰事攬摭得分寸書片  
楮以聞不復核虛實輒當以罪公卿大臣皆惴惴奉承之  
惟謹公行請託莫敢違拒甚至以罪被逮法司亦不加箠

君在司有逮至者一懲以法畧無顧忌其人至以俚語目君曰毛葛刺時長衛者怙寵太肆羅織勢焰燦人百官遇諸塗趨避惟恐後君遇之獨以一手舉鞭彼愕然顧左右曰此非刑部毛葛刺耶益啣之其徒百計求君短長訖不可得適君偶以疾誤朝參命錦衣衛鞫之其黨走報其長曰毛葛刺來矣乃預簡卒之疆忍者掄巨杖待君君至僅撈十五骨見矣衆意君必死適有僧同在繫見君創甚而無悲苦容曲事君得不死既而隨衆例得復職衆咸曰毛葛刺自此懲創改節矣及莅職操法愈嚴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城以西流賊殺掠居民殆盡其東幸無事而豪宗大戶武斷吞併倚習成俗君分巡惠潮首知其弊

痛懲之豪右斂迹及其當代二郡民赴巡撫大臣願再借君一年於是檄再往先是程鄉民羅劉寧者作亂官軍平之其黨楊輝者逃往贛之安遠招集餘衆於閩廣江西之交大肆標掠時官軍皆征廣西君不得已招之而輝等從命復業比君還會府而輝等復赴標掠如故君再至賊勢益大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玉等據石坑峒謝瑩據龍歸峒破江西之安遠福建之上杭二縣遠近騷然謀報賊期以十一月二十二日攻程鄉縣治君曰賊勢衆矣與其臨時拒敵孰若先事制之乃命縣長吏密集民壯并召旁近官軍僅得七百人即日倍道行三十里至赤碓坑翌日又行三十里至石坑峒賊數人負米出峒衆欲奮擊之君

曰舍之毋驚動賊衆少頃賊知官軍至以其衆三千人陳山下賊衆我寡士卒有懼色君躬擐甲胄督戰於是士卒爭奮自辰至午戰數十合賊遂敗走生擒魯玉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二百餘級乘勝破龍蹄峒獲謝瑩又明日直擣下寶龍輝衆陳石崖上我軍陳水中相持守之君以戰不得地亟分兵繞出其後賊莫測遂驚潰前後擒斬一千四百餘人餘黨悉平是役也我士卒不損一人犒賞糧餉皆出於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斂於民又獲白金三千餘兩他物稱是悉以送官巡撫大臣以其功狀聞未報而君又當分巡雷廉高三郡人民爲賊所殺虜什七八道路蕪塞數百里間無烟火君攬轡四顧慨然以削平賊寇爲已

任既抵所部城門晝閉郡守猶鞭繫城中殘民追徵不已君至首命止之百姓如獲更生分守都指揮等官嬰城擁兵賊或十餘人或三五十人驅脇子女以千百數日過城下不肯出一騎發一矢甚或燕飲酣歌若罔聞知吏民以賊告輒加箠楚有自賊中逃回者輒誣以通賊杖殺之自是生民進退失據無復生路矣君至嘆曰此方之人獨何辜哉是雖一時守將之責抑亦督責者之過也時雷州海康知縣王麒者獨奮不顧身爲衆所嫉君獨獎勵之適報賊至大體等村君時在雷州即移文都指揮出軍擊賊彼畏縮不敢出君又以大義激之亦不從君即督麒領民壯躬抵賊所戰敗之斬首數百餘級奪回被虜人畜無數賊

分三支犯吳川縣君覘知其一近河道即命麒乘小舟出賊不意悉破之得首虜六十餘級其二支聞風遂去自是君所部稍寧君以平賊方畧來上上嘉其勞內批陞君本司副使仍降勅將諭委以一方邊務而麒亦陞本府通判勅至君益感激思報歲乙酉春正月賊東出惠之河源轉掠韶之翁源君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二月新會告急君率都指揮焦用指揮孫璧等官軍三千人至新會又得民之自効者近萬人明日行至火磴與賊遇戰破之獲首三十餘級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二鼓矣君號召諸將曰賊營後山菁而前畝田左右皆出隴若敗必逐入後山爾等明日分兩哨進據後山我以精銳衝其中爾兩哨左右擊之賊可盡圖也約以鷄鳴蓐食黎明進兵是夜無星月遂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走棄營攜妻子上後山君命潘百戶者帥精壯千人據賊營賊多遺財物軍士競取之賊據高瞭軍士有爭奮者遂擁衆馳下刺殺潘軍士皆自營門擁出賊自後追之與右哨指揮閻華遇力戰久之君命某往援某承命不赴華馬躡亦爲賊所刺諸哨遂奔潰君勒馬持刀大呼曰劄駐劄駐衆以潰勢不可復君從吏廖振等勸君宜隨衆姑避之以圖再舉君曰吾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衆多被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汝等亟走勿顧我言未已賊七八人持鎗趨君君且罵且敵猶手劒斬賊斷一人臂力支

不能遂被害時三月一日也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連日陰晦又八日始得屍面貌如生舁歸廣城官吏士民弔哭者相屬事聞贈君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爲國子生是時仕嶺南與君同志者惟麒一人麒字某雲南大理府人正統丁卯貢士由胄監擢知海康縣至官日以忠義激其民遇賊至輒率衆奮擊之前後多所殺獲雷人賴以少安而一時郡守邊將反惡之君奏其有守有爲同日陞本府通判未被命而先君死于賊至是有司併以聞朝命與贈君者同日下贈麒奉議大夫雷州府同知君死時年四十四麒年若干 史濬曰初君死時或傳至京師言藩司以白金千兩克行軍犒賞費委驛丞余文者從公行以司出入已用十之三矣文憫君死而貧無以爲歸費以所餘金七百兩密授君僕持歸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舉止如公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沈報僉憲胡希仁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而某負污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污我言畢婦忽仆地少頃始蘇竟不知其所以云予始聞此言不敢以語人及夏君來覲予詢之果然嗟乎君生而廉勁不頗既死而英爽不昧猶如此而世之便已自文者至或誣君以激變讎君以賊私是尚有人心哉是尚有人心哉



王古直傳

李東陽

王古直名佐字仁輔後去車爲甫古直其所自號以號行世居台之黃巖今分太平縣地也少爲詩及行草漫遊京師有鄉人坐事者古直候諸官官并捕候者詢其孥甚急古直甘侵辱竟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衆囚伍李主事廷美異之檢衣帽間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邪使賦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然古直亦自是得名與今侍郎黃定軒侍講謝方石友善嘗主方石方石以憂去主林給事克冲克冲使海國主王員外存敬存敬亦出使主定軒子主事汝脩然亦不恒在卒然求之莫得也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

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飲一再勺已復鑄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爲瓶以貯水畜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爲泡燈古直買置謝館日玩弄爲兒戲一日誤觸碎意怫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章書值掾吏至曰邊敗吾與群掾欲歐之或俾自爲計古直曰我固當歐歐則吾名益彰一日遇諸塗竟被歐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曰我果爲爵祿圖邪盍科舉乎則荅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顯靈宮道士請主師座館餼甚厚閱月忽辭去曰安能矻矻操朱墨坐几案間乎克冲之使欲與俱不果或問之故曰彼不吾彊吾安能爲彼行邪自古

大賢聞人不渡海者何限海豈必渡然後爲快也其性氣  
屹屹不肯爲人屈類此然意度率直內不爲蹊徑遇所會  
意欣然忘去人亦以此樂之 爲說者曰方石先生嘗云  
天地如許大中間可喜可歎可恠可笑事何所不有可勝  
道哉沈按察仲律嘗值古直詢其邑里名跡不置古直曰  
公不須問大抵竒恠人也其亦善自道耶周官稱四民班  
固表人物列九等魏晉以來中正第九品予雅知古直然  
不能目其爲何如人也作王古直傳

湯胤勳傳

程敏政

湯胤勳字公讓濠梁人其曾祖佐 高廟取天下是爲東  
甌襄武王胤勳少負才好使氣貌類河朔人兩眸睜然髭  
奮起如戟年十五六入學爲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  
文千餘字胤勳騎馬過一目成誦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  
生胤勳獨後至當筞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憤卒筞之  
胤勳攘袂走出學門題詩府署合扉上有從今袖却經綸  
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遊江湖上凡吳越間  
豪家富室爭延致之周文襄公轉運江南聞其名召之至  
曰王孫能作啓事否胤勳請紙筆即席具狀幾萬言類宿  
搆者又切當世務文襄竒之上書薦其才有文武具驛召  
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之立胤勳將臺下萬卒環  
視于公摘古今將畧及諸史中事舉以問胤勳應對如洪  
鐘不能屈左右嘖嘖歎賞于公亦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

對以爲錦衣衛百戶正統末英廟北狩朝廷遣使通問  
已命中書舍人趙榮擇可副者衆舉胤勣詔以千戶如虜  
虜大酋脫脫不花問中國事云何榮未及對胤勣前語之  
又時于坐上箕踞岸幘朗誦其所著平胡論虜酋色變旣  
出謂中國譯者曰彼髯何爲哉憾不殺之耳景泰中詔舉  
將才胡忠安公言胤勣才可用進署指揮僉事時典兵者  
多忌胤勣不令治事胤勣亦時時歎息其功名不偶放浪  
詩酒間京師人率以爲狂所與游最善者侍講徐有貞教  
授馮益太醫劉溥英廟復位有貞入用事然亦陰嫉其  
材不推薦之胤勣亦不登其門天順中校事者甚橫李文  
達公多裁之而文達嘗召胤勣與語胤勣張口論天下事

及古今成敗一坐盡傾文達愛其才將薦之校事者遂搢  
拾胤勣往年在江南受賕事下之獄怒而辱之胤勣詬罵  
不絕口至詆之爲奴然胤勣寔出息于人而不立券無以  
自白遂謫爲民荷校出都城故人有唁之者胤勣仰天笑  
曰吾子以指揮爲足榮一湯胤勣邪掉首行弗顧成化初  
遇霈恩復官再用言者言詔以裨帥出守孤山堡孤山在  
延安西虜歲入之守者多以軍敗黜胤勣得詔曰噫吾死  
矣夫孤山無城郭有他郡之來戍者七百人戰則爲憤軍  
守則爲怯敵如此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乎免矣抵鎮草  
封事數千言大率謂朝廷宜先城孤山聚糧糗募死士又  
移書當路言狀遂憤憤吐殷血數升卧不能起丁亥虜入

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虜大掠子女而東胤勣怒髮上指  
曰死國分也力疾起戎服跨馬率麾下百餘人邀虜于境  
上力戰數十衆寡不敵遂死山下是年八月也胤勣爲人  
軒豁倜儻直欲起古豪傑與之友視世之瑣瑣者以爲齷  
齷不足與語好以氣雄人不問名位卑顯有不可意奮然  
去不顧或遂罵之至其人面赤不少貸甚有捶之者江陰  
知縣弗利于民將受代胤勣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  
之狀其罪送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  
釋夏郎中時正嘗於宴上與之藏鉤不勝而怒語侵胤勣  
胤勣就坐上捽之下拳之蹴之衆客爲之股栗又嘗過友  
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合而罵之道士不知其胤勣也

稍稍有憾色胤勣捶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中縱  
橫闢闔隨意所如有問古名將者胤勣以張巡岳飛爲第  
一其人曰岳將軍則聞命矣張睢陽何如人胤勣瞋目曰  
子不觀其對令狐潮之語乎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唐  
以下誰有爲此語者其所見如此詩豪邁奇崛如風雨晦  
冥中電光翕焱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  
測之淵觀者褫魄每就人席上操觚立成數十章有名能  
詩者多爲其所懾或不能措一語以遁平生著述有五雲  
清唱風雅遺音東谷集十餘卷無子 史官曰予少與胤  
勣游知其人使不死爲大將將數萬兵出陰山其功名當  
不在古豪傑下顧獨膏血草莽中天也或者謂胤勣類太

史公所謂遊俠乃大不然胤勳行事雖若任俠然扣其所  
得朱家郭解直奴才耳烏足以比胤勳哉

十一姬傳

劉鴻

有天游道人姓文字君房者遺落紛糾醺酣騷雅作室數  
楹于栖雲之塢邈遠居第蕭然自適也或者過而問之曰  
子之居此久矣比而居拉而遊所與處者誰歟道人曰廡  
有嘉樹砌有茂草琴清風鏡朗月如斯而已惡乎與處或  
人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子毋我欺我自知之子有寵姬  
十二人昕夕起處跬步不離而謂予曰無子其欺予哉子  
不告我吾將歸語細君告子之妻長忿激妬子其無恐道  
人乃不得已而告之曰托交形骸之外寄情骨肉之中達  
者信之衆人疑焉吾之所謂姬妾非子之所謂姬妾也雖  
河東獨孤日與之處將相忘而不厭自餘又得而妬之乎  
子又何以惴予夫十二人之事他欲代之而不可他之所  
爲者十二人亦不能也十二人各事其事亦不容以互爲  
也請言其始終其一曰管氏字妙龍管故文章家系出渭  
川瀟湘之間亦多其支族娶毛氏生姬長喙而銳下精書  
法善紀錄古今文字初首髮盡白近得友姬妙香以其術  
治之浸黑然性剛不任頓挫故香不能竟其術而故態猶  
若爾也其次曰蔡氏字妙素剡溪人先世有諱倫者以製  
作名子孫布滿天下姬身體輕便玉色明瑩好着白苧衫  
子同宮龍管二人尤愛重之暇日龍爲之染衣管爲之畫

眉其記輯聯屬一與管同然卷舒邊幅非所及也其次即龍氏字妙香者遠祖出弘農郡本朝盛于鳳陽徽歎之間而姬之生實在秦和龍文明其父也母烏氏姪姬時誤飲黑水生姬身面如漆而肌肉潤滑頗事粧飾金碧燦爛吾時時臨池上見其徐行芳塵飄揚烟雲四起訝其非塵世中人行坐好以琴自隨然不聞其鼓也次石氏字妙端本端溪故族因以名焉先世有封石鄉侯者姬性方整重厚堅確靜專在諸姬中塊然若無爲而皆不能不以資焉時好衣白稍或衣紫龍氏與之同寢處遂與俱化尤平易寬恕管氏日造之叩問壘壘不厭次曰陶氏字妙清本舜之後自大河之濱來徙江南善爲龜鹿羊馬之戲嗜飲水

雖寒冰滿腹充然若有所得推其餘潤徃徃以授石氏石氏竟不知止屢請屢給之傾倒罔靳其賢如此次曰妙才本古刁子之後性堅利善裁製妙素事爲有不解者必資而後行雖痛之不少恕次曰丁氏妙通系出戰國時毛遂之後與刁氏同宗而異派在諸姬中最少而銛銳穎出蔡氏頗忌之嘗罵曰利口婢不利于我妙通徐出解之曰妹弱且鈍然頗善聯集家事姊性散適無我其何以爲助姊謂妹利口姊外曾以屬何人姊何尤焉蔡聞之謹受次妙妍蜀郡人或曰堯子丹朱之後好事服飾緋衣絳裙身不少去然舉止羞澁每一召用則頸汗骸下面色發赤道人閱其情十一用之則能別白妍醜又大好批點人次鍾氏

字妙真每與妙素處執妹禮見其飛揚衣袂卷卷則又曰  
吾姊柰何其不靜耶妙素帖服次賈氏妙高其先有諱島  
者好弄筆於詩壇家世氣習如故性樸實柔遜自歸道人  
少與之接管氏每以其長凌架之用事之餘至息肩憇足  
於其身姬無言也次華氏字妙方性端直次祝氏妙蘭善  
區畫二人每出同功祝有所爲華氏先爲之嚮導詣蔡氏  
斟酌長短廣狹之勢既定祝乃徐起咨妙香以行一一爲  
之區別管氏號鋒銳見其款製密而有方循循不敢少越  
道人每屬酣醉揮掃豪放不樂其庄諫則怒曰柰何真男  
子受制一婦人况一寵乎妙蘭退不敢應則私謂其同列  
曰我以直道事夫子不能委曲將順至此蔡氏曰凡祝之

所以處我者皆端方正直之事姊無寧迫於檢束而讒於  
主君乎無以爲也自是皆服其有度於是相與叙坐于文  
房曰石氏惟汝鄭重有體犯而不校涅而不緇恬退若愚  
未嘗干寵宜位元姬特易其字曰善端以別于衆對曰即  
墨之姿碌碌無補何以堪此再拜謹辭曰匪色之珎惟德  
之珎惟汝諧次曰蔡汝性坦易在衆中不干預他事柔而  
有刑汝其居石之亞又召鍾曰汝靜以爲德鈍以爲工位  
汝三以抑躁競又召華氏曰本地之方運坤之直汝德惟  
肖其位四哉祝氏起而請曰妾雖不才與華同工何位之  
下曰來汝妙蘭有方之用無方之體其視華相去幾何位  
汝五官祝遂歛衽而退又召龍氏曰守黑于中有如其面

位汝六宮以勵忠恪又召陶曰妙清守口如瓶量入爲出  
滿而不溢儉慎哉毋泄我機事汝位次七又召管曰紀事  
則核納言類讒默而識之如蔡者難位汝八宮以戒饒舌  
又召朱曰妙妍卅頰春融赤心事主位汝九宮豈德之涼  
惟遠色之故又召賈氏曰妙高婦儀止止屹然山峙文氏  
之家政無涉焉位汝十宮允貴於用事者又召刁氏而告  
之曰臨事有截如金如鐵多言如鋒後汝位惟次之十一  
又曰丁銳矣哉子之求進也直爾躬人則爾容如汝之深  
刻何如汝之利口何位十之二允若茲汝母後言既而十  
一人相與羅拜于石氏之前曰妾不敏承主君之教命敢  
忘盡心於所事石氏偃伏而荅曰一室之中同工異曲毋  
忘毋嫌以介景福諸姬由是心孚意契各事迺事而道人  
頤指氣使無不得志焉者一日以告烏有夫人夫人曰淑  
哉石氏之德妾之所不如也願一見之遂并諸姬携與俱  
歸處之終身不厭或曰子之所謂姬妾不亦迷子之志亂  
子之神矣乎曰不比不迷不溺不亂遊于文房樂于藝苑  
是何傷哉遂錄以貽好事者

華山樵者傳

劉楚

華山樵者不知何許人衣冠不異於衆襟度閒曠神情朗  
然或見之於楚相孫叔敖之故城城西有曰華山連峰蔽  
虧高入雲漢層巖飛淙下瞰虛靚樵者日往來其間不操  
斧斤不事斬伐嘻嘻然或踞石而嘯或臨流而游或倚樹



而休行道中見榎楠杞梓文杏豫章千尺連抱輪囷偃蹇  
橫澗出壑干霄拂雲者輒為之顧視大息彷徨低迴而不  
能去至樛灌榛楛岑蔚樽莽恒過而不之顧也性好奕率  
應手適情不汲汲於角勝人亦不能勝之嘗月中上華山  
絕頂吹鐵笛山下有風颯然波浪起立人疑其為仙云或  
曰樵者師曠氏之後也嘗隱於抱關遭亂旋棄去時時泛  
舟遊江湖間鼓枻作漁父歌人莫測之然多見於華山中  
云贊曰世之薄功名輕富貴不為者恒自詭於漁樵尚矣  
然漢時有懷印綬入會稽使屬吏驚謝者豈信其嘗為樵  
者哉是樵於名也名得而棄其所事非真樵矣彼入王屋  
山見爛柯而返者惑也有披羊裘負薪守而不變其操者  
若華山樵者進不競於名退不惑於所見庶幾有慕乎被  
裘負薪之為者然尤依然不能忘情於遺才不遭之歎  
何哉不然其亦玩世肆志之徒歟

逢掖生傳

劉楚

逢掖生者北郭之奇士也嘗承平時嘗從鄉先生習舉子  
業數就試不偶遂棄去遊談諸公間咸為之傾動遭世亂稍  
解縱繩檢自放於酒生事一不以介意日與其徒劇飲東  
西家既醉招搖而歸即閉戶酣寢或造焉輒瞋目大詬曰  
吾乃不知有吾身何有公等也竟不答感時觸事鬱不得  
放時時操翰引觚詠述事物陳推古今兼體風謠綽有思  
致然罕以示人故人亦莫得見也會四方有兵革之事文

雅道絀詆儒為迂佩刀製縵纓短衣者馳策而爭道世靡然嚮慕之生不之動方為褒衣侈袂挾書自隨忻然行市中且行且歌衆目而笑之生毅然弗變也因自號逢掖生云贊曰昔酈生以儒衣冠求說漢王乃自貶為高陽酒徒而鄒陽以為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夫士之所以為輕重緩急固若有見也生其類於狂者歟始攻苦學明經何拘拘也及時絀志放乃不可繫束如奔鯨逸驥然又何偉也然能知所擇不污於流俗因自詭其名稱士之欲自立於世者豈不良然哉

### 中山狼傳

馬中錫

趙簡子大獵于中山虞人導前鷹犬羅後捷禽驚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唾手登車援烏號之弓挾肅慎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遁簡子怒驅車逐之驚鹿蔽天足音鳴雷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望塵驚悸狼奄至引首顧曰先生豈有志于濟物哉昔毛寶放龜而得渡隋侯救蛇而獲珠龜蛇固弗靈于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苟延殘喘乎異時倘得脫穎而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以效龜蛇之誠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世卿忤權貴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之道兼愛為本吾終當有以活汝脫有禍固所不辭也乃出圖書空囊索徐徐焉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

恐虺尾三納之而未克徘徊容與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先生果將揖遜救焚溺而鳴鸞避寇盜耶惟先生速圖乃跼蹐四足引繩而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蜩縮蠖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內狼于囊遂括囊口有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盛怒拔劍斬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噫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于世奔走遐方自迷正途又安能發狼蹤以指示夫子之鷹犬也然嘗聞之大道以多岐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如是其馴也尚以多岐而亡狼非羊比而中山之岐可以亡羊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于守株緣木

乎况田獵虞人之所事也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獨不知夫狼乎性貪而狼黨豺為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又肯諱之而不言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已遠而作聲囊中曰先生可留意矣出我囊解我縛拔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咆哮謂先生曰適為虞人逐其來甚遠幸先生生我我餒甚餒不得食亦終必亡而已與其饑死道路為群獸食毋寧斃于虞人以俎豆于貴家先生既墨者摩頂放踵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軀啖我而全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引蔽驢後便

旋而走狼終不得有加于先生先生亦極力拒彼此俱倦  
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狼曰吾非固欲負汝天  
生汝輩固需吾輩食也相持既久日晷漸移先生竊念天  
色向晚狼復群至吾死矣夫因給狼曰民俗事疑必詢三  
老第行矣求三老而問之苟謂我可食即食不可即已狼  
大喜即與偕行踰時道無人行狼饒甚望老木僵立路側  
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  
問之彼當有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木具述始末問曰若  
然狼當食我耶木中轟轟有聲謂先生曰我杏也往年老  
圃種我時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  
抱至于今二十年矣老圃食我老圃之妻子食我外至賓

客下至奴僕皆食我又復鬻實于市以規利于我其有功  
于老圃甚巨今老矣不能斂華就實賈老圃怒伐我條枚  
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樗朽之材桑榆  
之景求免于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于狼乃覲免乎  
是固當食汝言下狼復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  
盟矣矢詢三老今值一杏何遽見迫耶復與偕行狼愈急  
望見老牯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鄉者  
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禽獸耳更何問為狼曰第問之  
不問將啣汝先生不得已揖老牯再述始末以問牛皺眉  
瞪目舐鼻張口向先生曰老杏之言不謬矣老牯繭粟少  
年時筋力頗健老農膏一刀以易我使我二群牛事南畝

既壯群牛日以老憊凡事我都之彼將馳驅我伏田車擇  
便途以急奔趨彼將躬耕我脫輻衡走郊垆以闢榛荆老  
農視我猶左右手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  
我而輸倉庾仰我而實我亦自諒可得惟席之敝如馬狗  
也往年家儲無檐石今麥收多十斛矣往年窮居無顧藉  
今掉臂行村社矣往年塵庖罌涸唇吻盛酒瓦盆半生未  
接今醞黍稷據樽壘驕妻妾矣往年衣短褐侶木石手不  
知揖心不知學今侍兔園戴笠子腰韋帶衣寬博矣一絲  
一粟皆我力也顧欺我老弱逐我郊野酸風射眸寒日弔  
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足攣而不可舉皮  
毛俱亡瘡痍未瘥老農之妻妬且悍朝夕進說曰牛之一  
身無廢物也肉可脯皮可鞞骨角可切磋為器指大兒曰  
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劘以待跡是觀之是  
將不利于我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彼無情乃若是行  
將蒙禍汝何德于狼覬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  
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扶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  
閑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喜且愕舍狼而前拜跪啼泣致  
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為虞人所  
窘求救于我我實生之今反欲啣我力求不免我又當死  
之欲少延于片時誓定是于三老初逢老杏強我問之草  
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獐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  
今逢丈人豈天之未喪斯文也敢乞一言而生因頓首杖

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歎歎再三以杖叩狼曰汝誤矣夫  
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儒謂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  
為子必孝又謂虎狼之父子今汝背恩如是則併父子亦  
無矣乃厲聲曰狼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曰丈人知其一  
未知其二請懇之願丈人垂聽初先生救我時束縛我足  
閉我囊中壓以詩書我鞠躬不敢息又蔓詞以說簡子其  
意蓋將死我于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可不唾丈人顧先  
生曰果如是是羿亦有罪焉先生不平具狀其囊狼憐惜  
之意狼亦巧辯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以執信也  
試再囊之我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信足先生先  
生復縛實囊中肩舉驢上而狼未之知也丈人附耳謂先  
生曰有七首否先生曰有于是出七丈人目先生使引七  
刺狼先生曰不害狼乎丈人咲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  
忍殺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從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于  
彼計則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此類乎仁陷于愚固君  
子之所不與也言已大笑先生亦咲遂舉手助先生操刃  
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皇明文苑卷之四十九

傳

昌陽傳

楊守陳

昌陽字子恒一字子仙蜀郡嚴道人其始祖莊在唐帝  
 廷甚見貴重賜姓堯氏既而感百陰貌異常日遂變氏名  
 曰昌蒲遁入山澤間化去世傳其神為列星厥胤皆以昌  
 為氏蕃布四方實盤石之宗至五世孫蒞始以滋味于周  
 文王王悅之時置齒牙間俾為膳宰屬世其官成王時有  
 共且實為五齊之首者曰本其後有仕魯者曰歎僖公三  
 十年冬王使宰周公閱來聘公備物饗之歎與席焉其族  
 人有隱居嵩高者漢武聞其名然不能致也陽龍骨而鳳

姿瀕髯戟張秀整拔乎其萃性踈挺高潔不耀其華歷寒  
燠有常雖凍雪炎爍之不少變容色於世味泊然無一嗜  
所須惟清泉白石而已平居獨與淇澳先生相敬重每見  
必交拜謂蘭生江離子有芳韻而無高節雖近處不狎也  
然自其先得引年却老方安期韓衆之流常服之至陽益  
精韓愈爲國子博士以儒鳴猶對諸生稱道之故其名益  
章徹時憲宗好神仙聞而召之始至望其風度喟曰是所  
謂列仙之儒居山澤而形容甚臞者與授太保兼奉御大  
夫不拜引置別殿詢其方乃臆對皇帝王仁壽之道累數  
百言且謂得其道不須臣失其道臣雖日共膳無益也上  
不能強之罷去迺從柳泌服金丹日加躁渴已而暴崩穆

宗即位遂杖殺柳泌流衆方士於嶺表而徵陽給事中尋  
拜侍讀學士上嘗丙夜讀書召陽侍側日益明累遷侍中  
爵上洛郡公賜第一區擅池島之勝旣貴顯極矣然直容  
清操不少渝其初自王封戚里官署私第多置泉石以延  
之爲席上珍皆曰見昌公使人塵俗氣自消至有圖其狀  
而傳之者其爲世所愛重至此久之就封郡以壽終贈太  
師謚清節子始生識農耕之候徵爲勸農使其孫曾亦皆  
挺挺有祖風烈 贊曰余觀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爲昌  
蒲其豈非之精所爲耶菹本歎世共王命光厥祖矣自神  
仙之說興方士資以徼利達世主莫不甘心焉獨陽之論  
偉然而憲宗之死不悟不愧漢武哉陽始以直擯卒以直



庸世謂仕不利於直吾不信也仲尼有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嗚呼獨松栢也乎哉

徐節婦傳

楊守陳

徐節婦者太末汪泰亨之女也諱妙善年十有八歸里中名家子徐泗踰年生子德昇甫三月泗病亟語之曰吾且夕且死汝年少將不能自持吾老父嬰子孰顧耶節婦泣遂嚙一指血淋漓以誓曰妾二天者有如日始其舅老制於悍妾季不禮其姑盡收其費用去而別居姑以憂忿卒至是泗又卒室如懸磬節婦確秉前誓或勸之渝輒頰頰疾視弗與語甚則唾且詈之單居無婢僕躬操井臼晝夜紡績紉縫以爲活惟不製丈夫鞋襪曰吾孀不爲此也識

者以爲知禮季欲撓其節屢毀挫之不爲動又嘗使出賦徃之需徵其奩具以嫁已女不敢違亦不敢對且時往事舅與季惟謹艱苦困悴惟母家常慰視調賑之見德昇孱且多疾若難其成因微諷之節婦毅然曰吾知守吾志耳孤之成否天也一日舅病甚亟呼節婦手書畀田若干畝遂卒季志不顧節婦哀慟殯葬盡禮後二十餘載季卒其孀女不顧節婦殯葬之如其舅德昇之幼也節婦親取小學論孟及日記故事手執文工而口授之爲講解其大義長則遣從名師暮歸課其業問不率輒扃戶痛責之曰吾忍死茹毒以至今日爲待若也若不成吾則索刃而從若父矣德昇感泣奮厲卒以善聞于鄉郡大夫庶其節將以聞

而旌其門節婦曰守志育孤婦分之常也何必旌遣德昇  
力沮之既老有五孫誨之如德昇家日豐裕矣猶衣糲食  
糲勤女事如平昔年七十有五病卒卒之日盡出其手所  
剪製分遺親屬徧召子姓教戒之甚備沐浴更衣就枕氣  
不息矣其仲孫曰璧以鄉貢士今爲章丘教諭賢而有  
辭 太史氏曰老子云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若徐節婦者使不喪所天何以見其節微季亦何以顯其  
節之堅吾重悲節婦之不幸也夫以少年子居罹百艱而  
不變卒保其孤以昌其家而亢厥宗何其賢也豈獨其性  
然耶蓋亦涉書達理義故耳曾子嘗謂可以托孤寄命臨  
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人也余謂節婦亦女婦中之君子  
哉

忠愛謝公傳

張元禎

公諱仁字得仁以字行南昌新建人也姓本謝晉安石之  
裔父永亨元季厄仇家依里親王氏因姓焉公爲人英毅  
閩爽涉書史大義幹濟才蚤有聞縣強招致之爲掌故非  
其好也宣德間給事南臺襄城伯李隆禮部尚書蔚綬都  
御史熊槩邵玘吳廡皆時名臣莫不愛其廉敏而噐以遠  
到嘗有枉獄七人將就刑力言于吳卒平反之人無知者  
歲壬子循資授福建汀州府經歷時知府天台許敬軒剛  
介素著律寮屬甚嚴獨降心於公曰端人也許沒衛官卒  
橫至晝攫於市有司憚不敢誰何民苦無愬公獨奮與之

抗有干法輒峻繩之百戶王能答殺府隸王勝徧以虎傷卒挾民公亟賚知府顧恂奏當能以死復條勝惡及衛飢法事干憲官重罪勝由是兇獷懼伏不復能吐氣民雖童稚懷金無敢欺者有中官入閩勢張甚索郡縣必千百金乃嘆汀無以應肆杖辱及公公厲聲色抵以擅取民財國法徑拂袖出且揚言欲聞之上遂錯愕去咋不得汀一錢歲大歉貧民多迫橫役暨積負逃公見之頓爲刻其弊復者無慮數千公先嘗奏糶郡廩陳二十萬石及是民大獲濟而澤被鄰境焉清流武平二邑有數死獄可矜長汀里胥十二家連枉爲戎公旣脫十二家者之役復以數死獄可生迺上其狀所司亦盡得宥又嘗有夜殺人而斂所拾

遺金者秘衆咸以暮夜諉不理公忿之立呼死者妻問以拾金歸而見者盜遂得居常不改清素盟之心而矢之神每行縣輒貯食物一筒從雖菜茹不取民一莖所脫戎十二家嘗密報以玉杯及金三百悉正色訶去一不受朝廷遣大臣覈吏汀罄一府黜唯通判吳璠與公以廉幹存公間視府篆民推服公正能斷守府門求理者闐咽公於直枉立剖之如流不閱月囹圄中無一繫者獄空謠傳播到今正統辛酉績滿九載民數千走當道請奏留之陞正七品階承事郎僅二載推官缺復數千人疏乞補公得旨六邑懽動已巳春以尤盜起其黨十餘萬圍汀公承檄與都指揮馬雄晝夜戰守數乘城呼賊諭以恩信感泣遁者殆

萬人越四十二日潰追禽其渠陳正景等五十餘人皆出  
公策初鄉民走賊城中圍久食乏知府劉能牢以法不發  
公謂民死城誰與守遽移牒以擅發罪自歸劉乃聽賊退  
馬欲縱兵搜之山澤公惻然恐橫及逃賊平民力諫馬  
執不從公彷徨若無容復抗顏爭數四往竟得不搜全活  
者數莫筭既而千戶張興繫民四百餘指爲賊公復痛辨  
其非縱去無一人罹害者夏五月餘寇復犯寧化公往與  
戰於蓋洋躍馬呼先衆大破之降其二千餘人越二日復  
突擊于大陂走之賊羽翼悉連一就翦公大喜將徑壓其  
巢覆之以疾作止疾時家僮侍側口未嘗少舉其私比革  
起勵寧化縣丞陳陵等以賊垂滅宜戮力毋遺民患

樞還男女哭奠者屬道六邑聞莫不灑涕旣相率謁其子  
一夔留像以祀感慕不已復羣列其治行于朝建祠郡城  
之龍山麓扁忠愛歲五月初二日公生辰官爲祭奠從民  
請也公二子達入粟助荒政拜七品散秩一夔後公沒十  
二年狀元及第今累官翰林學士始奏復謝姓文行器識  
蔚爲時望君子謂此寔天所以報公者 讚曰吾聞之鄉  
先達公當官於義事奮以爲如逸駟奔如強弩激雖前森  
乎虎狼刀鋸弗見也然其心一主愛民于貧無告于善良  
罔非辜慰恤之猶家人父子然仁者蓋必有勇哉公聲如  
洪鐘生平無昵昵私語與妻孥言暗室亦琅外聞則其心  
事落落徹表裏無間視彼徒陽悻悻者何如汀有灘曰回

龍險惡甚舟無敢夜行者公一日以公務至值暮趣秉火  
放舟舟人泣告不可公叱之曰吾勤勞王事何艱險之避  
爲遂下卒亦無虞公英毅氣其烈烈乎不可禦也又如此  
沒矣矣殿元君嘗往謁祠下公夢以擁高蓋策大馬出旌  
旂繽紛戈甲照耀指麾叱咤赫赫猶生時是其精爽雖死  
不死非所謂浩然獨存者乎汀民之神而明之尸而祝之  
愈久而弗忘以逾豈偶然也其但遺愛深有以結人心哉

阿留傳

陸容

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癡狀無狀而元素終畜之  
嘗使執灑掃崇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于地

曰汝善是曷煩我爲元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  
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容姿者  
龍鍾而曳杖者後度不能悉記則闔門拒之家畜古尊彝  
鼎敦數物客至出陳之留伺客退竊叩之曰是非銅乎何  
黧黑若是也走取沙石就水磨滌之矮榻缺一足使留斷  
木之岐生者爲之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  
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者家人爲之哄然舍前植新柳數  
株元素恐爲隣兒所撼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收而蔽之  
其可笑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  
語留曰汝能爲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爲之濃澹參亭一  
如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任之終其身

不棄焉傳者曰樗櫟不材薪者弗棄砂石至惡玉人賴焉  
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於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癡獸  
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寔元素之能容也今天  
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爲造命者所知遲鈍踈闊者又不  
爲所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才則廢棄隨之於戲  
今之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哉

夏忠靖公傳

王鏊

公諱原吉字維詰其先會稽紹興人父時敏洪武間以布  
衣召見授湘陰教諭遂占籍焉公領鄉薦入太學被選禁  
廡書誥 太祖見而異之賜衣一襲又遣人訶諸生笑傲  
謹譁獨公端坐儼然事竣當署 上曰夏某端厚君子也

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與語奇之曰夏某才器老夫不及  
也諸曹事難處者悉與裁之同官質疑日環左右劉郎中  
某者耻以事質多爲新所詰責深嚙之歲正大朝劾諸司  
怠事者 上曰宥之新請罪之者再三 上怒曰是誰教  
汝以要勤耶新免冠謝得已旦率諸曹入謝劉出奏曰聖  
明洞見尚書果人教之意欲中公 上問新爲誰對曰堂  
後書算生實教臣臣愚過聽抵此乃下書算生于獄劉嗾  
生盍引公衆不肯劉他日復奏曰夏某專尚書柄前事實  
某教之 上曰聞原吉甚有裨於尚書汝欲陷之耶劉與  
書算生皆棄市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未幾充採訪使  
巡福建公明寬大時楊文敏公榮爲邑庠生公器之贈之

詩有莫使祥麟後馬牛之句榮遂冠秋試太宗入公時  
鎮蘄州有執公以獻者上曰夏某奉公守法轉戶部左  
侍郎或譖之曰彼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夏某與  
太祖之臣也彼忠於太祖故忠於建文又豈不忠於朕  
哉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  
且命都御史俞齊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時役  
兵民數萬撫恤之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日爲之  
赤盛暑或持蓋至曰衆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涼決壅  
滯修堤浦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爲患又奏發粟  
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懷之姚廣孝還  
自浙西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

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鹽以妨商賈勿使  
富貴專錢以沮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  
立定規凡倉庾府帑戶丁田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于袖  
時一閱之一日上問天下糧數公對某處幾何某處幾  
何毫髮不爽益親信之時陞賞靖難功臣又大封親藩征  
討四夷創宮殿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費億萬計皆取辦于  
公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餉者命公出巡視給以錦衣官  
校四十人律治怠事者公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虔乃事  
吾將出巡蓋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事集秋八月召還  
時上將北巡命掌行在戶禮二部都察院事扈駕至北  
京又命兼掌刑部八年親征北虜命輔導皇孫留守北

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  
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  
彖前叅決機務退至政事堂即官御史抱案盈庭公口應  
手判不動聲色比奏行在南啓東宮京師肅然七月駕還  
北京公見便殿曰卿輔皇孫居守事安民安叅決機務  
咸當朕心公曰陛下之訓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  
翌日上諭群臣曰夏某輔導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一月  
扈駕還南京仍掌戶部事尋命輔導皇太孫周行鄉落  
見鄉老令一一陳其風俗疾苦或賜之帛給之糜至一村  
店取蠶黍進曰願殿下味此以知民艱皇太孫爲嘗之  
有一人犯駕欲罪之公言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上

意也旣又輔皇太孫閱武于郊九載奏績上親宴之  
便殿諭廷臣曰夏某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  
人矣遂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駕巡北京與  
皇太孫同居上營之後日親啓沃十四年九月皇太孫  
自北還南京公輔行所至必陳山川險易民生休戚風俗  
美惡太孫甚重之稱爲先生而不名所過兵民晏然十  
五年扈從幸北京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命公召皇太子  
太孫于南京且諭以授受之意十月公先馳奏上復命  
公迎之且曰東宮其緩行公至鳳陽迎見道上旨東宮曰  
雖有旨吾敢緩乎因手書付公與楊士奇詢訪沿途軍民  
利病政事得失以備顧問及至上問東宮來何速對曰



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不得不切也東上善其對十九  
年三殿災公言愛民所以敬天乞蠲逋負及芻糧採辦金  
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多云建  
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誅之時科道亦多  
云不當輕去金陵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月  
而行言者因劾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  
辯都御史陳英言科道皆白面生不知大計上命左右  
至午門問衆皆啐罵言官公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  
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  
上悅宥之時公雖居戶部實兼九卿之事凡軍國要務  
必與公面議召見便殿或闕門語移時左右莫知所言公

退則恂恂若無所預者交趾平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

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乃陞有功餘皆班賚  
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之公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

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禮義從此大壞上曰

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公拜公曰王臣

雖微加于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

大臣死不敢奉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獮猴遠

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公入奏曰諸所俘俱

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

焉谷庶人逆謀旣彰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公曰謀出於

彼居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上元節觀燈臣民同樂公

奉太夫人往觀及晚宴燈山。上顧公問曰聞爾母來觀燈公對曰歸矣因徹御案賜之弟原啓至京召見賜酒饌歸又遣人送之舟中行李蕭然異日。上顧問曰聞卿弟行橐甚空公對曰臣俸資先已寄歸適無所贈。上曰何不告朕因賜異布數匹十九年議親征北虜羣臣無敢諫者公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諍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况今災青屢作內外俱疲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上怒乃命公整邊儲於口北賓懼自縊遂併籍公家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啓厥理儲錦衣促之公曰姑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上問征

虜得失公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畧之意命繫於內官

監。皇太孫屢請赦之。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上待

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公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

怨。上意頗解猶繫之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

吉愛我八月訃至。仁宗時爲皇太子親臨繫所公趨出

皇太子立中庭泣曰楊榮報父皇已賓天公伏地哭不

能起。上命起曰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

何敢出駕回命賜御厨饌咨以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于

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上曰朕意亦

然復以詔條事宜訪公公請賑饑寬負省賦役罷西洋寶

船雲南交趾採辦金寶香料各處闡辦金銀課程。上即

位復公戶部尚書賜冠帶衣服靴鞵被褥帷帳器用公以  
母喪不受上御西角門朝顧問左右何不見夏尚書蹇  
義對曰母喪乞歸守制上曰卿可勉留之公至便殿乞  
守制上曰卿國之老臣正賴共濟艱難卿云有喪我無  
喪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退上十餘疏終不允皇  
太子正位東宮命兼太子少傅時呂震爲太子少師位在  
公右上諭鴻臚命引震列公下即進公太子太保兼太  
子少傅尚書如故三俸兼支公固辭不已許辭太子少傅  
俸袁忠澈以風鑒得幸太宗上以其言常不遜首欲誅  
之公曰忠澈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不衰今山  
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忠澈官每朝罷必呼公等

二三大臣近御宸前或隨至便殿面議政務凡內外諸司  
所進章疏命擬旨公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  
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復取  
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洪熙元年欲下寬恤之  
詔公請廩貧民增官吏之俸以勸廉弛山林湖海之利以  
與民寬逋負以安流徙積粟養將士禁差占屯田之官以  
妨農務皆採行之冬久無雪上作憂民吟命公和之兼  
賜玉帶翰林進呈誥詞上親增二語曰勿畏崇高而難  
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又召公至宸前賜繩愆糾繆銀  
印一諭曰聞皇考賓天時歎卿忠愛自今朕有過舉但  
具奏以此封識進來朕不憚改手勅欲除臍割鞭背連坐

妖言誹謗之刑公與二三大臣密議以聞從之命兼禮部  
事特賜正直牙印押以便處分且以旌公之正直也時山  
東淮徐諸郡累歲旱澇公以爲言即免夏稅及秋糧之半  
一切科派悉罷之未幾勅公曰古者斧斤以時入山林今  
山西樵採者根株悉拔宜斬之以徇公言伐薪過當罪止  
不應請從律 上曰吾過矣賜田五頃八里庄建第二所  
于兩京李時勉廷諍過激諭公等曰李時勉當朝辱朕言  
已天顏大變公進曰時勉小臣豈能傷損聖德願少霽天  
威下法司議罪之未晚 仁宗賓天 皇太子監國于南  
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 太后命軍國事悉依公裁  
處公密謀急迎駕駕將至群臣出迎 太后留公佐襄王

監國 上見輔臣首問夏某安在蹇義等莫對上不悅至  
京慰曰見 太后方知所以留卿之意卿輔朕有年朕倚  
卿非他人比卿當以事 皇祖者事朕加賜寶帶表裏公  
同蹇三楊同心輔政時與公等面議久坐賜茶或命退殿  
庶少休復至晨前論議退朝之暇時獨召公密問或袖出  
小帖付公公亦有所白於上漢庶人反檄輔臣奸邪亂政  
以公爲首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分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勸  
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鑒機不可失也臣昨見  
所命將語臣而泣其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  
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乃決躬率六師兼

程而往師臨城庶人欲降猶令人繞城罵公罪人既得大  
被恩賞賜閤者三掖朝參公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非勲而何十月交趾請降廷議疑其詐也更  
欲興兵討之公曰兵疲矣譬如癱伏于身未潰則憂不測  
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之攻心  
腹內虛復生他患莫若因其請降許以復國自新二楊議  
亦同遂偃兵息民天下賴之十一月 皇太子生赦天下  
公與蹇奏對便殿 上悅命留侍宴 上顧公醉笑曰卿  
能復飲乎公頓首曰臣飽沃天恩醉矣顧蹇猶醒親酌三  
巨觥飲之將退 上顧公有欲言之色問曰卿有言乎因  
近宸前密請早建皇儲爲宗社之本 上曰然當奏 太

后行之二月以議國本功便殿獎諭賜範金銀印八尋加  
翠鑪銀壺玉鈎玉帶三月命游西苑隸人問曰龍衣而鬚  
非至尊乎 上回顧公下馬謝曰不能檢下臣之罪也

上曰朴哉斯隸賜之鈔命登舟游太液池 上顧曰以操  
以御群卿之力 上射鳧獲之烹以啖二三臣又親酌玉  
觥以飲公曰卿啓沃良多今老矣可不盡懽苑多竒石諭  
內臣吳城惟所欲與之公取小者一二秋八月復侍游東  
苑 上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師古人剪茅之義  
公曰陛下言及此天下蒼生之福也九月扈駕巡邊賜寶  
刀 上取公橐糗嘗之笑曰卿亦食此糗糲公曰臣食此  
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餒者命取上供賜公將士俱加犒還

京天上念公等四人年高且師保之重以寅亮爲職勿煩  
庶務特勅輟部院務俾專論道左右隱然拜相之意未幾  
扈駕閱武郊外至兔兒山上怒諸將之不虔也命褫其衣  
公言將帥國之爪牙倘寒凍至斃是以微罪而殺重臣  
上起入帳內公隨之 上曰卿且休矣公曰陛下憐臣至  
矣諸將瀕於死獨不少念之乎 上曰爲卿釋之日數召  
公使者數十輩交道廐有賜馬甚靈召命將至馬必啼嚙  
闔者以報而使至矣嘗張燈宴群臣悅甚指公等曰此  
朕擎天柱也賜紫瑛硯象牙翠花筆龍香墨水精鎮紙玉  
筆格爲條旨用公誕辰親繪壽星圖詩有獨生甫甫扶鴻運  
之句又親繪秋香梅竹二圖文禽非熊春霽魚遊春水圖  
賜馬服食器用銀幣無虛日嘗命尚方取一翠甌賜公旣  
乃笑曰卿夫人得無競乎加賜一馬又製束髮玉冠二  
上用其一 一以賜公曰使後世知吾君臣一體也五年春  
兩朝實錄成 上賜宴資旦入謝暮歸得末疾卒 上臨  
朝聞訃遂輟朝流涕還宮議加封公爵楊士奇曰文官不  
許封公侯此例不可開也乃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  
靖公識量寬宏人莫能測僚屬有善采納不遺有小失必  
掩護每曰人才難得一加譴責則自沮矣有卽汚精微批  
懼甚公入奏曰臣之罪也詔與易之過淮陰馬逸從者逐  
之公寄聲過客客不應而詈之從者執以詣公笑而釋之  
隸有盜銀杯者獲不治仍予一杯以去有進士戲坐公車

或以告公曰有志呂震爲子乞官上問公公曰震有守城功可與震嘗詆公柔奸者也平江伯靖難時欲害公公後薦總漕運二人心服焉或問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尤樂薦列士類不使人知仁皇欲用李衡爲兵侍吏部不知詔問公始知由公之薦周文襄爲長史有薦爲郡守者公曰郡守不足以展其才尋致大用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黃忠宣贊理漕運皆所薦也金尚書以疾在告赴蹇忠定飲上聞之不樂曰以疾不朝而宴于私可乎命繫之公曰大臣可殺不可辱金某老矣而繫之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或短楊文貞于

上者公力爲之辯故誥詞有推賢盡誠之語每朝廷行善政或謂之曰此天子之明群公之力吾何與焉凡奏草皆焚之曰不可彰吾直也贊曰國朝名臣皆稱三楊蹇夏今觀忠靖歷事四朝列聖之推誠于公公之竭忠盡於上何其盛也何司寇喬新云公初巡福建所至問民疾苦吏治得失其瑣屑悉付之有司嘗出漳州北門見舊塚將頽問左右曰元達魯花赤迭理彌實之墓守死不降故塋此公曰忠臣也命整其墳樹碑表之他日至福寧見道傍一草庵問之曰元福寧尹王伯顏與其子相子婦潘死節于此公曰一門忠孝無愧卞壺命遷其主於室其少也若有神焉戴大笠出入恒道之閩有明遠樓多妖宿者必

死公獨宿竟夜晏然豈神明護持之耶其在吳中治水利  
至于今稱之

愧齋先生傳

愧齋先生陳姓音名字師召福建莆田人爲人古貌古心  
於世故細碎米鹽筐篋殊若無所幅尺遇人無貴賤賢愚  
輒傾盡小事無不可輒曰也罷人戲稱爲也罷先生又  
稱愧齋先生居官三十餘年頽然而已胷中是非輕重涇  
渭甚辨與人交際錙銖不爽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自  
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爲諱先生爲編修上疏  
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雨暘愆期翰林論思之地臣敢不  
竭其愚臣觀春秋二時陛下雖間御經筵以講聖學然勢

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頤於退朝之  
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少霽天威有疑輒問  
務使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  
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修撰羅倫編脩張元禎評事  
章懋給事中王徽新舉人陳憲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  
子真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不  
報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吊祭翰林歎未之詣  
也一日徐侍講瓊言於衆曰時且如此歎得不往乎衆或  
應或默先生忽奮然大怒作而言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  
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  
於是言者大沮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沒



如鬼神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郎中楊仕偉家收縛仕偉  
拷掠及其妻屬衆駭莫敢闖先生其鄰也登墉呵之曰爾  
何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先生  
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某也聞者爲之縮頸劉文  
穆之起復也先生自南京與書止之文穆不悅其後當路  
有缺吏部擬先生文穆輒沮之曰某腐儒也不可先生  
由進士爲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擢南京太常寺少卿九  
年乃進卿云先生爲文典實有理致尤邃於經學四方舉  
子質經者填門塞坐得一語人人各厭其意中外顯仕多  
出門下者 太史公曰語有之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  
仁信哉余觀愧齋先生平居恂恂語若不出口至其疏時

事叱邏卒排衆議何其壯也於乎其所謂篤行君子者乎

楊義士傳

張汝弼

天順間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覘  
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  
省言者結舌其同寮袁彬質直不屈乃誣以重情考掠成  
獄內外咸寃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墳者戍伍之餘夫  
也素不識彬而爲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虜廷臣悉  
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持校尉之役乃能保護聖躬備嘗  
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旌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  
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  
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

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彬仍送衛獄而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乃緩墳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墳佯諾之達遂以聞命中貴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墳乃直述所言皆由已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斯劾達罪舉墳事爲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而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墳云墳字景和其先某處人父爲漆工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画漆之法以歸墳遂習之而自出已意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見之亦齟指稱嘆以爲不可及蓋其天姿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有造妙處故其藝亦絕出古今旣不避權奸爲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官不就遂隱於藝以自高焉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無所爲而爲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使雖公論發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墳者於彬無恩於達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于行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長裾號稱科第人物者乃低徊洩忍甘爲之掃門捧溺無所不至而覲然自得誇譟於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是其烈耶聞墳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劉按察傳

石珪

劉俊字君佐真定深州人也舉進士初授青州府推官鞫獄詳允不避盤錯每行部不治裝亦不列騶從衣大布蕭然匹馬如書生至則趣對雖強梗桀驁無敢不情伏秋毫無所容私吏庶凜凜大稱廉平尋召爲御史風裁益振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遷副使所決獄多人所避難弗任者則陽推曰非劉公莫治君佐亦蹇蹇自負聞事風生無少回屈有罪者度不可行私即首服每分巡大梁河內等道一道肅清歲當代姦吏酌酒相慶是時進士多出補州縣上司禮之視他爲優其州縣亦自謂行當被召故徃徃爲急政立聲名或倨肆自如甚者苞苴公行不自重惜俊曰凡

州縣皆吾屬也政均以品則可矣若分析太明是使賢者弛其志而不肖者傷於寵政蠹民敝恒必由之故御屬吏一視兼聽惟以法爲準不少寬貸後多去爲要路者亦時有怨言然君子亦由是謂其知大體其後有劉某者河南人也弗悅俊造爲飛語伺科道當劾諸方面官遂註名貪虐以奏詔下公卿議大司徒似公鍾識俊名曰是青州故廉吏劉俊邪頗聞其節愈厲柰何有此事遂寢然性戇直不修飾邊幅在官終日閉門不通一謁有善客至時或對飲惟蔬菜湯餅而已必求盡醉指大樽曰吾興在是非淡洽不可獎善疾惡皆越常格率意而行卓詭絕衆以致仕終于家太史氏曰天道不息聖人貴誠季世多僞故直

諒敦朴之道不行焉雖迤邐齟齬然理國之具非茲士卒  
莫可使者既亮其忠復以纖介萋斐不究所蘊進賢若渴  
吾聞其語矣

邵道人傳

李慶陽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六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所  
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率知其異人也道人  
館於鍾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子弟少  
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願指色授之諸子弟少年無不  
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  
令其噓即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而諸弟子即置飯病者  
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

曰瘥矣脫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  
出其指示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  
活一人取其布尺裏衲裏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  
道人以椀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椀列  
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曰更爲造美  
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終  
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願觀道人  
飲水道人微咲頷然之弟子前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  
人自置水亦以椀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  
冰則聞道人齒間澆澆聲頃之肩踴面紅汗簌簌下若雨  
也道人與予世父同時世父患脛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

人曰此崇也若往聘于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  
慚而縊死此其崇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柰何道人曰  
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  
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敢慢先生  
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几三層而坐其  
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有燈几而伺其息  
者道人猶揮肱墜焉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  
戰鬪之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 贊  
曰子不語怪若道人者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  
口悛悛不欲道辭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于  
墨者非邪

張光世傳

李夢陽

張光世者洵陽人也名鳳翔字光世號伎陵子生而異質  
殊才目羞日短視然暗處則反明燈月之下猶晝也故其  
書窻晝必遮障而後親也字左手橫書之興到筆飛瞬息  
滿紙李夢陽舉之鄉也蓋與光世同榜云先是西涯公遺  
提學石淙公書曰今年榜張潛冠乎石淙公荅之曰設無  
李張二生者潛不後矣及見試錄名第西涯公嘆且服曰  
遂老知人遂老知人是時光世角巾業已夢寐屈宋追步  
班馬小視褒雄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竒字爛錯綺文輝  
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旣至京師王公大人翰  
卿吟客訪造其門求其面識者殆日無虛也於是聲名出

李上然光世不以自居未始不兄事李而讓其精也及舉進士李與同部見其面黃憂焉居無幾晴亦黃察其身又黃問曰光世不病疸乎光世乃於是告休沐卧西山巖崦中李忖其非計遺之詩有曰石髓遇不識黃精春始花洞中日月秘強食勝丹砂光世于是乃移入城居無何卒年三十歲耳子安二十九文考二十四先是人以二子擬光世不識乎歿之日母七十餘歲子七歲一妻一妾相號於旅邸聞之無不心酸淚下者蓋傷張子才而不永又老者孤者孀者貧無歸也李於是作哀鳳之操鳳之來兮爾胡爲兮牛有阜兮鷄有棲鳳兮鳳兮今何歸傷哉命兮我心悲是時李夢陽與曹縣王崇文亦部察實經紀其喪事旣

以之歸塋洵陽夢陽復上書 孝宗皇帝言鳳翔抱才未

究居官清苦困病客死棺斂路費咸資友朋幸獲反塋禮遵首丘然老母孤兒幼妻不免凍餒溝壑伏冀聖慈追繹鳳翔前備庶員六年不無犬馬微勞體古之敝惟敝蓋之義查近時李崙孔琦之例勅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其母妻之身奏下吏部准行至正德末有人自洵陽來言光世母謝世有司月米住支而河南巡撫李公以前奏轉行陝西巡撫官言月米必終其妻於例乃合不知今何如行也嘉靖五年馬考功輯其遺文七卷屬胡蘇州板之行然散佚者不少矣於乎嗇其年復忌其文哉初光世歿李掇其手橐十餘帙未幾李罷官而人吏又無能識其橐中奇

古字者會孫平泉過索之去曰吾必卒其事然竟無聞也  
論曰大化流行誰乎測哉相如病於金馬長吉死於玉樓  
居實摧於秋風胡畀之良胡奪之永是以豪夫志士惑焉  
仰天而問履霜而悲凌雲託之大人造化比之小兒蓋憤  
簸弄之叵測而痛英雄之難遭也夫張子者固僻邑之產  
而寒素之倫也總角之年非有鷄窻之授螢囊之聚者也  
一旦起而談玄虛振藻麗漸鴻之遠空驥之群斯直學之  
至之哉亦天之所以畀之也乃今若斯焉已大化果測乎  
吁傷哉然張蓋亦嘗夢幢帡帡自天下廣樂導之若迎  
已者病之革也起端坐索紙筆掃詩一十八章言意漫渙  
弗次漸昏漸竭末詩有一章三句者一章二句一句者投  
筆而氣絕矣今集中錄其全者一十四首

六烈女傳

李夢陽

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李子聞之泫然而涕出劉生  
曰夫子奚慟也李子曰予蓋傷爲臣不終云於乎死生亦  
大矣徃逆瑾之亂予實丁焉當是時人士大都以賊行問  
之曰救死爾又曰死瑾無謂於乎死生亦大矣彼粉黛笄  
禠之人乃顧若是烈邪自死瑾無謂之說興於是賊者公  
言於朝群議於巷偶語於途以逮至則問金多少爲罪重  
輕於是天下吏曰考掠桎梏之咸金逋也下斂而上聚公  
簿而顯輸曰姑救死爾夫爲臣宜若是否邪設靡賕瑾能  
盡死之邪於乎死生之際難矣彼粉黛笄禠之人乃顧若

是烈邪予蓋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剪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是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懷瑄塋焉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女縊而死天順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爲正德甲戌瑄有姪曰永康者改塋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劉生曰葬之三年而岐穀丫爪產之墓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理之木比翼之禽今以岐穀丫爪觀之不其信邪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

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不願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氏哭毀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高氏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日主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耳柰何經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永邪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覘婦有決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給其祖姑曰我饑渴甚祖姑信之下樓取水食婦以手中二幅接縊於梁上年三十

一矣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



夜籲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  
二日乃潛詣後園棗樹自經死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  
曰田銳嘗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  
孝子有甥宿舅舖而夜殺其隣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  
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墻爲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  
則忿哭曰我與田銳夫婦二十年矣彼旣爲孝子我獨不  
得爲節婦邪竟死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  
年間烈者六焉足謂之興矣聞風者激邪抑地之靈使然  
邪李子曰予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  
可奪志乃人不欲死顧託人曰我死弗獲死今以六女事  
觀之然邪否邪夫鉅鑊之嚇盈諸耳其綺之誘戰于中人

鬼之關須臾是決乃六女者方視死如歸求亡如飴偵間  
伺隙如探金攫玉惟恐後時而靡獲也斯其志可奪邪不  
可奪邪夫粉黛笄禡之人至微也窮閭散闈顛顛下賤之  
女非有閨閣之儲文史之訓父兄之指誨聞見之開卓也  
而一旦有如此者彼冠裳鳴珮之夫口先王而講詩書者  
乃徃徃狼貪狗生患難之至不化蘅爲蕭荆豕突鼠竄矣  
於乎極矣予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之偷也劉德舉曰  
斯舉也予倡首義於鄉人復白其事於官司矣業爲六女  
立廟廓西 贊曰貴非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  
嘉於烈陳女其心未家槁骸竟雙並蒂則瓜岐穗離離載  
嘉者禾五女繼興奮義執情隕軀捨生展哉令名於惟六

女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廟者拜過里者式無  
貴無賤無識不識即跡揆心持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  
公熊掌取譬瓦全是耻爾忠爾孝敢告君子

尚書黃公傳

李夢陽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名紱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克讓  
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黃公初  
高皇帝兵起思豫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已又軍平越  
衛於是平越沅州封丘洛皆有黃氏乃後秀商金陵死中  
收其貲商重慶娶于張生公重慶於是重慶亦有黃公生  
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尚書為汝子長依舅氏張宗  
琦宗琦為麻城學職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

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  
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為四川叅議叅政進右使轉湖  
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尚書改左  
都御史尚書仍舊黃公廉峻直執遇事颯發正色山立即  
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咲其呆然  
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公  
署堂印諸寮事之即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戶  
者大猾也善權顯貴人嘗奪民蘆場顯貴人無敢為民直  
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為叅議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釐革  
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叅政如崇  
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齊

沐禱夢翌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  
州西寺云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  
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便醋壘塗其額  
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鞫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後有巨  
塘允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  
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萬數王爲之窟公  
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摘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  
嘗道川東青神令望風解印綬走爲右使奏閉建昌銀礦  
許之大盜周王簿者哨衆鈔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于煩  
苛宜少寬養而闕官以方貢橫歛公抗不從闕擠移近省  
陞左使時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以庫積餘充又  
勢豪馬快船債萬坐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  
費巨萬又計錮僧繼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焰  
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共之今避  
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  
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嘗忤閣臣  
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乃亦連疏乞罷凡三上  
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首劾叅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  
王琮葭州史知州等又計捕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  
幽隱問疾苦飭廢墜於是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使望  
邊政爲新公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  
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月三會詔

毀庵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大懽悅無不願  
爲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傍者云公旣官六  
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院天下方仰望風  
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躔直嵯異忤人獲名  
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  
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爲奏議及政蹟并所著文詩悉棄不  
留晚嗜叅同契號精一道人蟾陽子有註本獨存國制文  
臣極於六曹尚書官之比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惻惻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  
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 英廟之遇文達略似馬周吁  
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積覈局體一變成化間忠良外植

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巍然輦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  
斧斷小細海蓄帷幄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  
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  
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  
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  
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  
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蔽滿盛公卿歛遜  
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其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  
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旣  
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然黃公爲左都則  
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

又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否邪斯爲政  
在人邪抑時不同邪公焚奏草自泯其美視汲汲流今而  
信後者又何如邪江淝食鹽錢鈔民苦包攬掊勒呻吟公  
爲尚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  
汲汲流今信後者得與失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  
士始室孫郎中鏞女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  
魯衛鎮撫宣姊生子杞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彬  
工部司務桓光祿司署正公卒之日 皇帝驚悼遣祭勅  
有司營墓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老御史傳

王九思

老御史者姓熊氏諱恭字孔寅一字孔明以後字行家世

豐城之松湖家貧好讀書乃百家書無不讀或勸其學舉  
進士者笑不荅比長慕司馬子長之風束書出游游姑孰  
諸郡至於金陵訪六朝之故登牛首望鍾山氣佳哉鬱鬱  
葱葱仰而歎曰此明萬世根本之地兩都無賦獨柰何讓  
班生一籌耳已乃入荆湘吊汨羅過宛丘吊陳思王墓至  
於大梁旅食者久之以大梁舟車所通而南北商旅之會  
也遂定居焉居嘗賦詩鼓琴與諸王孫游諸王孫咸師事  
之無敢狎狎則怒絕不與游至於俗客傲吏益辟匿弗與  
見也及見竒偉磊落之士相與談世務評古今詞賦術數  
之書人物高下臞臞竟日夜不倦性顧嗜酒與之所至即  
無客不問野叟市丁嘗面識者即拉而入酒家飲飲酣擊

酒案歌古詞賦旁如無人者聲浪浪若金石云而同飲者  
驚怪之逃去亦不復問也嘗以十金讐酒家而自喜曰誰  
如我者家以此無厚蓄或從貿易所得值貧而老者又輒  
予之家人患苦之或勸其節用洋洋若無聞焉亦嘗間歲  
拏舟歸豐城展墓一日曳木屐行吟舟上失足墮水中舟  
人救之出笑曰得之矣得之矣問之云云佳句也然平生  
詩多口占不起草即起草亦旋復棄去不存大梁人間有  
得其一二者不多得也又能以生之歲月時日逆斷其後  
事若持左券無弗竒中者然亦偶一爲之耳不屑屑爲也  
予子修生十餘歲矣常摩其頂而謂其家人曰見竒甚當  
舉進士爲御史爲御史而若曹見之我不及見也贈我老  
御史游於地下足矣其始家人亦未之深信也乃今服其  
神識如此往年人敬其德稱之曰素齋先生今不稱稱老  
御史從其好也老御史蓋有兩男子而予脩其次請予爲  
之傳云 太史公曰雲夢熊子脩嘗自奉天兩訪予鄠社  
與之游脩脩物外之松喬流也心切異之今觀老御史風  
烈有自哉有自哉自古逸民狷士多傲世不群然讀其傳  
百世之下猶能使人撫卷歎息焉恨不與游若老御史不  
其然乎故士必有托而後能施於後世也

吳尚書傳

崔銑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洪武中其祖戍梧州遂隸戎籍成  
化癸卯年十九舉于鄉丁未舉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縈

已如水字民如子減賦息訟乃刻家禮實行之都御史屠  
瀟檄吳公至督府與之言甚溫欲爲邑權璫脩家廟吳公  
曰廷舉越境奔命宜有地方重事爾乃今爲權璫脩家廟  
然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  
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太監給銀買葛吳公即用之買二  
疋曰奉此爲式如不中意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  
金去御史汪宗器惡吳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何也吳  
公壞淫祠詆觀寺以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及脩學宮御  
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俱列斤兩鄉大夫二子犯盜並  
論死吳公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愬曰  
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爲先人辱請就死吳

公爲撤之御史即捕盜令自首賂知縣乃毀門表不即理  
前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嚴刑不易口是時  
吳公囚服桔手日詣訟所分析所費無私盜狀上御史大  
慚命釋吳公弘治丙辰屠入爲吏部尚書遷吳公成都同  
知一年以憂回起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盜起  
馬端肅劉忠宣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盜平之改  
兼鹽法正德己巳也逆瑾方用事天下鎮守恣橫吳公劾  
太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  
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劉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列上  
吳公罪鞫之無狀止以枉道回械首吏部前主事宿進輩  
謀抹之天官張綵取閱其諸藁心賞其能言於瑾凡械首

十二日放鴈門充軍再月赦瑾亦誅晉雲南副使江西叅政討姚源賊用兵已歷年總制臣數易官顧其私兵不協力費以萬計吳公雅多知畧勇不避難及逢盤錯益喜截決前已數用勝兵茲則設竒取捷不用甲冑出入輕脫諭責解散反爲賊得奉之入巢周衛耀威劫公求撫吳公如前責諭詞色亡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因用其巨力而譴微輕者許以利令其僕妻賊女遂執其首公亦出一鼓平之晉廣東右布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驛迥之役弊更患除矣嶺西獯獪作亂命兼兵備副使經畧湖南饑吳公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土官相讐公立約使平又疏六事陰備寧濠之變當道不用濠及君子曰用吳公曲突之

謀無患矣濠嘗遣使遺天官陸完金簡曰宜急易孫燧代之者某某俱可吳廷舉切勿令其來濠敗邏者獲之今上召爲兵部右侍郎上䟽犯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濠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吳公長身而脊面如削爪敝衣穿帶不脩藻飭神采英毅志誠雄備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冒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晉南工部尚書即䟽歸歸二年卒所居湫隘門巷不容雞飛無郭外田丘墓之寄十餘畝卒之日無衣以斂無棺以殯都御史姚鏞爲營辦靖州土官持金來謝德却不受及是各來吊哭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忘其人已在大學南城羅玘四十餘以貲貢吳公悅其



文竒兄事之景鳴病痢僕疫而死吳公爲煮粥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反景鳴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在順德同年鄒智䟽柄臣奸邪爲所陷謫石城吏目死吳公資之歸其喪于蜀倅成都梓其遺文順德生員梁景行直而文吳公與之友宗烈棄晉江令返壺山吳公數薦于朝嘉靖初起爲鎮江同知大學士楊一清甫附黨人入閣其族子留者于官府害里人宗烈獨治之鞭其奴改王府長史請于王至蒼梧視葬已宗烈亦卒嘉魚李承箕世卿不仕善爲古文布衣李孔脩子長苦攻詩皆所厚善忠宣公在廣左轄吳公在令至省忠宣館之省衙尺書稱人復頓首吳公好讀書無不窺索積至萬卷好文清及胡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覽者見其至簡續情理精切規人所不及無諛詞奏草煩悉剗當俱未編次爲集卒時年六十有六 論曰銑平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真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銑嘗謂之曰許友死未知公然否此外公優爲之嗟乎吳公衣食人廣惠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瘁九死皆歷之不能一月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比卒未聞報德者孟子曰命也

擬孫炎列傳

陸深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也祖文嗣父顯卿皆爲儒炎身餘六尺面鐵色一足偏跛於書少所不通喜雄辯常窮一座

人元至正中天台人丁復金陵夏煜皆有詩名炎遊此兩  
人間最深時時與夏煜飲酒賦詩角勝得一雋語輒槌案  
大譁聲撼四鄰每下筆累紙可盡由此驚動江東間出遊  
四方所與交必當時豪傑常鄙視章句儒衆中自負曰孫  
炎豈齷齪伍耶竟困而歸歲乙未 高皇帝渡江得金陵  
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召炎炎見上陳元運將終勸上養  
士以圖大業凡稱上心戊戌從征浙東擢池州府同知尋  
改池爲華陽府即拜炎華陽知府明年冬召爲省都事月  
餘會處州降乃以都事往總制處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  
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自辟任炎疋馬入處  
時賊營城外酋蠻咸狼虎踞不肯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  
事驅城中民踞堦下諭上意在生民無自取糞粉爲也語  
氣慷慨甚民皆叩頭流血退而轉相告以爲孫使君不比  
舊官可玩狎矣炎又爲檄徧屬縣諭之皆投兵相繼爲良  
民又擇其驍勇者爲兵拔其服衆者爲長時練習之以備  
寇罷則歸農馳一符立軍門至無敢後者姦吏豪族束手  
畏之雖在數百里外常若炎臨其家不敢出聲語時上方  
事延攬秀民伏匿山谷中咸未肯出炎鉤致一二人問有  
才者爲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遣使者以書招之當是時  
劉基章溢最爲處士所推基又最有名使者再往返不起  
以一寶劔奉炎炎以爲劔當獻 天子作詩封還之仍爲  
數千言書開陳天命以諭基基乃肯就見置酒與基飲論

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基深歎服曰基始以爲勝公公論議若此基何敢望公也炎徒以口舌安反側却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苗將賀德仁李祐之叛襲炎炎坐無援被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炎降炎給之曰若縱吾吾能成若事叛將益疑之遇夜以炙鴈斗酒饋曰以此與公訣炎引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歎曰嗟大丈夫死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瞋目擬之炎飲酒自若食竟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裘吾上所賜誰當解者乃引枕而卧賊乘其睡中害之年三十戊申追封丹陽縣男妻王氏初國兵入金陵死之 太史公曰語云膏粱養體金石伐病其文武之謂與孫炎早以奇氣自負遭際草昧觀其於鎮撫民有餘力矣卒死於兵亂何哉

棟塘翁小傳

陸深

棟塘翁姓李氏名正華字本素鄞人也鄞甬之東山水清嘉人喜種植務農功李氏世家鄞城初櫟軒先生開別墅於古鄞之墟北枕龍岡南列鹿巖諸峯其東則太白山雄跨西來諸水則東吳小白寶幢咸會而束之以匯緯橋有形勝焉櫟軒生五男子而翁最長會當析產以居翁顧諸弟慰之曰吾當徙且業吾農也乃往得墅因手植二棟曰棟苦木也吾以此示子孫遂築室鑿渠繚之以垣內外整整可居久之二棟離立門左右日長以茂適蔭塘水之上亭亭若張蓋遠望數十里可見皆曰此李氏之居也因稱

之曰棟塘而稱翁曰棟塘翁云每春夏之交棟吐花煜煜  
香風披拂紫翠若錯繡可愛天且盛暑濃陰敷布幾百餘  
武翁坐塘上綸巾羽扇手一編或口哦小詩興至則拂柯  
攀條升高望遠每呼子若孫讀書其旁聽以爲樂時出步  
田疇間與農人校量稊秫問歲入多寡客至未嘗不置酒  
即橋爲席因石爲几菱芡蓮藕之屬請客所欲即取而供  
之或棄其餘鵲下巢鳴喳喳魚尾尾躍水面不復避人或  
對奕或鼓琴或流觴而飲或蕩槳而遊大醉則放歌振起  
林木間與漁郎牧笛之聲相和答客人人慙不忍言去去  
則就塘浴浴起則枕石而卧清蔭掩映不知炎熇之襲人  
也入秋冬則有黃葉飛舞浮沉碧流中爛若雲錦青子纍

纍葡萄在架野禽啄啖群翻爭墜時復夕陽在樹則炙背  
而觀之月明之夜倒影入池如鏡乍拭星斗羅列其下咸  
可俯而掬也門外樵採歸者船尾相啣如織或值風雨暴  
至則金鳴鐵應若在戰場霜雪交加則瓊葩玉蕊如登瑤  
圃當其意會處豁如也翁撫之曰此足以老矣路當通津  
往來者至比之桃源而不僻翁遂以棟塘名天下天下士  
大夫從而咏歌之翁亦作詩自賞有云人薄利名何患老  
子分耕讀不妨多世傳以爲實錄不獨佳句也翁四子曰  
循義循禮循智循信俱世其家循義乃以文學起甲科繼  
以卓異應令格召爲天子耳目之臣翁遂兩膺勅典蓋  
異數云今踰七望八之年風神邁朗冠佩偉如所謂神仙

官府兼之者非耶善乎姚太史之言曰棟之榮晚且久也  
故人又稱之曰棟塘封君云 太史公曰予聞種木者求  
用於十年之後大江南多長林木不可以品計大抵農家  
喜種槐與棟適所用也故諺有之曰頭槐二棟夫槐一發  
爲良棟良於再發豈不信哉昔王祐種三槐於庭曰後世  
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翁種棟而其子循義舉進士爲  
御史乃再發之符與種槐事同然而不同者王取必於槐  
而翁無心於棟也予故類而論之

晚逸居士傳

陸深

晚逸居士者歙人也姓鄭氏名敬備字郁大世居雙橋出  
歙令君安曾祖德紹祖仲榮父文盛咸以誼禮後鄭居士

少孤走四方懋遷以背雄長既有子三曰尚似尚化尚儻  
咸肖乃俾以其業而休焉故稱晚逸居士云居士事母孝  
爲弟躬與人交必敬慕其賢者弱冠遊止桐鄉弔朱司農  
之墓登余忠宣公大節堂徘徊慨歎不能去識者竒之兄  
玄備客河南爲苦惱子者所詆苦腦子者梁宋魯衛間無  
賴結數人爲黨收養丐乞無依者於他僻處庶知四方商  
賈之有財者乃令一人入市貿易故爲低昂以激怒又激  
以取辱譁諸市其黨尾之偵其勢成乃直前謂爲弟兄也  
伴責其不謹謝過扶去歸則殺一丐者明且素服號慟蒙  
屍以至其黨又從中和解之盡獲其金帛乃已玄備坐是  
亡去錢數千緡居士聞之乃晝夜馳蹤跡至陳州盡得其

狀以聞于官悉置諸無賴于法北方之俗少衰矣官還其緡之半竟以歸其兄云休寧人程祿家貧後母弟被誣以殺人事不勝捶楚誣伏祿恐其傷母志也出白于吏曰實殺人者祿也今抵罪者乃吾弟爾吏遂釋其弟而坐之居士與之錢若干爲路費慇懃以聞于朝祿竟得白其行誼多類此居家以禮度自持爲一族倡常語諸子曰非勤無以生財非儉無以足用非禮無以立身非義無以處事汝曹以此四言終其身可也又曰兄弟如鼎足足傾則鼎覆矣汝曹能協心一力庶幾吾志在是今年九十爲鄉飲賓云 太史公曰昔司馬遷以言事當腐刑漢法得贖遷家貧竟下蠶室遷乃發憤傳貨殖遊俠以著微志若曰當是時以金銀數鎰自贖與有力尚氣之人捐數鎰與之皆足以脫已於禍予讀其書未嘗不悲焉夫財貨於人至薄也苟當其急亦足以免患而全其大若夫美女奇物不至則姜里之西伯未可知也易曰利者義之和也不其然哉所貴乎人之豐其財者正以其能脫賢人君子於患難而其倡義也乃先衆人而辨耳不然金谷鄙塢之所畜竟何爲哉竟何爲哉程祿之遭遇郁大玄備之得其弟皆過於遷遠矣予故次其言行作晚逸居士傳居士儻所謂古之人非耶

太白山人傳

殷雲霄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爲舉子章

旬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爲十八則入終南山  
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石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  
走山最高峯持古松根扣巨竒石爲歌歌曰飡蘭桂兮薜  
荔衣卧虎豹兮從蜺螭咲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  
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  
云一元日默坐觀天地之化萬物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  
合之不異以爲得世俗物一無可好獨喜爲詩詩喜盛  
唐人音節凡感伏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嘆一以寓之發  
之以豪縱恣肆時出入畦徑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  
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爲聞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  
登衡祝融峯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風依依不忍  
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  
爲竒備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返遇石  
川殷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楊子江來訪雲霄東海上  
與登孤山闕海門月餘別去 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  
古今成敗失得豪傑士志術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  
自謂愧取于世多矣彼將何爲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朱愷傳

殷雲霄

壬申秋九月壬辰鴉數千來噪靖江縣庭乙未夕令殷雲  
霄夢兩猪伏庭下一懇懇若訴狀晨鴉復來旣西去集學  
宮遣人視學宮得殺死一男子于西廡愷父朱正者識爲  
愷號泣訴曰愷此月庚寅持錢物往貨于蘇壬辰正得一

匿名書曰裘龍奪朱愷錢于學宮踰墻去與取龍來其知之令弗聽則以他事拘與愷交游者數人命各書一紙取視匿名書內姚明者書與書頗同問其年曰生于亥亥爲猪也令曰殺愷者其明乎明大駭汗如雨下伏不敢出一言下明獄遣人驗察唯隣陳碧者庚寅日見明衣青衣若有所持倉皇歸耳遣人計取其青衣短刀錢物得于其姊與其妻置庭下血俱凝凝若新著召明視之但頓首請死詢其由曰明與愷甚厚一日不見則思明近賭博窘甚知愷持錢物行則誘之僻處與別遂刺殺之取錢物歸懼其父疑明故誣示以龍龍且與明有宿怨也 殷子曰以利合者以利而敗豈不然哉愷之見殺以厚明也故信其誘而不避示其有而不疑明也利有所重而愛有所忘相與俱斃悲夫

石川子傳

殷雲霄

石川子七歲讀書問其師曰讀書者何爲師曰取功名曰柰何書云不然師異之比後家數大喪貧窶多病幾不自存弱冠以太夫人命舉鄉貢繼復舉進士石川子曰吾且爲世用吾學無得吾將奚爲用移病歸結屋石川上日取六經讀之自以爲樂時獨登岱宗發狂大叫曰真能小天下不虛也蓋六年群盜起應召入京師諸豪傑士聞石川子至識不識皆以詩文投石川子石川子不敢與見得靖江縣去靖江居大江中其東北孤山臨大海石川子坐孤



山東望曰溟濔無他曠然絕世其有乘風凌波來顧我者乎  
乎酌酒海中浩歌而返居二年改青田青田民頗能安其拙  
日多暇則入石門洞瞑目坐數日歸又二年去民相與號  
泣留之石川子曰吾愧汝吾愧汝吾何能為今天子召以為  
南京工科給事中云山泉道人曰石川子官則進矣夫吾嘗  
與論夫學彼自以為無所得也雖然石川子年今三十六後之  
至豈不遠哉石川子曰吾觀吾前吾愧吾後吾聞其言而悲之

太白山人傳

李夢陽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人問  
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何以稱  
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  
人始知山人為秦人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荅故人止知山人  
秦人也而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  
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峯憇日觀觀日出焉  
竒之駭叫狂走入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山人則南走吳會  
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  
虛又膚瑩渥頰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  
異之士踵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  
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以是饒裕冠佩之士慕  
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

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  
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譽稱爲孫山人聞四方矣  
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  
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  
而吳越人以是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  
稍稍疑避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  
爲忿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  
接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咲每自許于世無雙  
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然  
之于是買田茗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  
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今人矣是時建業劉麟  
龍寬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崑暨山人結社游號茗溪五隱  
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矣李  
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  
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  
時時寄書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漢陽太守傳

王九思

夫賢者于世固以利益百姓佐天子起太平也其功行至  
不細矣然徃徃莫之盡烈夫嶢嶢志士不屈多擯斥死予  
於是蓋有激焉述漢陽太守君傳漢陽太守君者姓尚氏  
諱衡字一中同州人也身長六尺四歲能誦古詩十七授  
尚書爲州學弟子二十而孤善事母又善兄弟嘗讀書華

山雲臺觀教授學者三十八舉於鄉後舉進士拜工科給事中嘗出閱山海關諸路邊餉邊人誦焉清寧宮災乃上封事以爲天子不能慎位如初故至此凡十二條敬皇帝下詔求直言乃復上四事尋又奉詔陳四事焉其後天子作延壽塔祝釐兩宮又上封事其辭曰臣聞大德必壽建塔延壽無是理也陛下初即位誅戮妖僧罷法王去佛子此盛德也臣愚以爲事旣惡於昔必不好於今必有左右之人希恩信怪妄傳神異誑惑聖聽故至此異也漢明梁武貽笑後世陛下法堯舜邁湯武而欲踵二君累大德臣愚爲陛下不取也夫多言取禍自默保身臣豈不知也然可使臣無此身不可使陛下有此過惟陛下察焉天子覽

奏改容爲罷其役戶部尚書侶鍾其子受賕事覺乃劾罷鍾遷吏科右給事中未幾遷戶科左給事中出閱大同諸路邊餉是時虜大舉入寇上命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率衆千人擊之師久無功于是劾奏焉皇上新即位又上封事二十條多直言極諫蓋往時已忤當路者乃又若此遂遷浙江左叅議浙俗健訟日受數百牒剖決如流連歲大饑賑貸活數千人嘗入賀萬壽聖節會劉瑾用事當入見瑾瑾惡人高憤或勸其勿高憤者不聽其自立類如此遷浙江左叅政復改山西分蒞河東道居平陽平陽多藩邸其下多馮藉以攘取民下車禁止盜王常聚衆西山乃計擒殺常散其餘黨後乃移守冀寧道道省城財殫事信

又遊民蕩子侮法敗風固將有以爲也會流賊寇河東薄  
太原甚急當是時城中官軍先已守備澤潞諸處居民大  
驚恐爭走避匿君募壯士與諸寮城守入當一門君獨在  
南門南門者盜衝也又移檄指揮賈彪設伏盤馱坂下賊  
由是懼走入冀南君跨馬欲追擊之然無兵不果會官軍  
歸自澤潞君受臺檄即往追賊賊聞乃自壺關遁去巡按  
御史素不善君劾君玩盜宜寘于理君亦自太原奏書訟  
寃然竟左遷漢陽至漢陽旬日疽發背卒漢陽君四子長  
子班爵最知名太史氏曰予罷壽州入關值漢陽太守君  
齒豁髮鬚白然氣嶽嶽罵御史不休謂不餒且起然竟已  
爾澤則存其子

徐母許太夫人傳

王世貞

汝寧君之母許太夫人卒則已徵濟南生志其葬汝寧君  
意未已泣而曰傷哉貧也竟無以饒慰太夫人矣謂不穀  
也者庶是不穀以太夫人食廉也謂不穀宜出是不穀出  
而棄太夫人也謂不穀毋宜出是以毋出全不穀而奪太  
夫人意也天乎傷哉貧也君子聞而悲之蓋太夫人故少  
慧其父母絕憐愛其女為偃蹇丈夫子至笄始得承德公  
承德公業已三十餘廢著而就贅許諸為贅者嚴事其舅  
事無所問諸贅婦亦多搽內權太夫人即不欲搽內權曰  
吾敢挾吾家而驕所天哉承德公雖以授書佐生然時時  
苦不繼而又中任俠好客客至則母問蚤暮責醇鮮室中

太夫人專績紡為粥甘好恭進之不令承德公知所由來也太夫人雅善繪繪事妙絕吳興人以為管夫人復出爭購之太夫人時不憚撫圖嘆曰此我公所從取給者不爾吾且瘞吾筆矣汝寧君為兒時承德公昵不欲就外傳太夫人碩課督不少貸口授書機杼中篝燈熒熒至丙夜矣承德公婦自酒所笑謂太夫人若代吾為家又代吾為兒父吾又何慮哉汝寧君舉進士至比部郎承德公客日益進碩其於貧自如太夫人愈益勤拮据業生曰公終始困我耳兒幸貴柰何以父客累兒汝寧君之讞獄江南及一再守汀州汝寧有聲最後奉太夫人從之汝寧居數月太夫人私喜語阿婦若曹沾沾妄謂二千石重即肥毳共老

人外愧不能逮若然庶幾稱吾兒哉汝寧君坐飛語以口部謫告太夫人徐曰吾嚮者固疑之若好從文士輕薄王生輩游宜其及也若毋負守且休矣汝寧君婦里居可二載念太夫人老不欲出太夫人固強之曰天子下尺一不旋踵奸逆如婦賢者秉國是為羣俊先此豈若高卧時耶若居不能効洒削採胃之技給我乃又不能走國門白見寬狀以升斗之祿祿我何足明臣子哉汝寧君次且久之不獲已且意太夫人健善飴乃別之選部大臣念汝寧君賢亡害六日為補長蘆判運兩月遷貳瑞州而太夫人已前卒於家矣太夫人卒之踰月汝寧君扶服婦以書抵王生如初語又兩月而王生始克為之傳承德公者諱東以

汝寧君比部封稱其秩汝寧君名中行以文行顯贊曰以  
汝寧君之志養即不逮終無甚損何至乃自抑斥如趙苞  
温嶠哉其區區欲用闡第之德借金石毋朽其逝者志則  
可憫矣語曰蠅附驥日千里然則世之淑節懿範施於家  
室泯沒何可勝數哉何可勝數哉



